

小學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傳

岳

(第七冊)

胡懷琛改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0674B

小學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岳

胡懷琛改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傳

第七册



120806

~~130806~~

~~1663480~~

編
輯
人

王雲五 主編
徐應昶 主編
周建人
宗亮寰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頤
趙景源
殷佩斯

岳傳第七册

第五十二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當時岳雲等四人上前聽令。元帥道：「你等四人出陣，不可齊上。一人先與他交戰，戰了數合，再換一人上前。此名『車輪戰法。』」

四將領令，上馬出營。鎗兵來至陣前，岳雲大叫道：「那一個是陸文龍？」

陸文龍道：「某家便是。你是何人？」岳雲道：「我乃大宋岳元帥大公子岳雲」

便是。你這小番，休得誇能，快上來領鎗罷！」陸文龍道：「我在北國，也聞得有

個岳雲名字，但恐怕今日遇着了俺，你的性命就不能保了。照槍罷！」驕的一

槍刺來。岳雲舉鎗架住。一場廝殺，有三十多合。嚴成方叫聲：「大哥少歇！待愚

弟來擒他。」拍馬上前，舉鎚便打。陸文龍雙槍架住。喝聲：「南蠻！通個名來！」嚴成方道：「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陸文龍道：「照槍罷！」兩個亦戰了三十多合。何元慶又上來接戰三十餘合。張憲拍馬搖槍，高叫：「陸文龍！來試試我張憲的槍法！這一枝的比你兩枝的如何？」驍驍一連幾槍。陸文龍雙槍左舞右盤。這一個恰騰蛟奔蟒，那一個好似吐霧噴雲。那金營中早有小番報知兀朮。兀朮道：「此名「車輪戰法」。休要墮了岳南蠻之計。」忙傳令鳴金收軍。文龍聽得鳴金，便架住張憲的槍，喝聲：「南蠻！我父鳴金收兵，今且饒你，明日再來拿你罷。」掌着得勝鼓，得意回營。

這裏四將也只得回營，進帳來見元帥繳令。岳爺傳下號令，各營整備挨彈擋木，小心保守，防陸文龍前來劫營。各營將士，各各領令，小心整備。

到了次日，軍士來報：「陸文龍又來討戰。」岳元帥仍命岳雲等四人出馬。旁邊閃過余化龍稟道：「待小將出去壓陣，看看這小番如何樣的利害。」

元帥就命余化龍一同出去。

那五員虎將，出到營前，見了陸文龍，也不打話，岳雲上前掄鎚就打。文龍舉槍相迎。鎚來槍去，槍去鎚來，戰了三十來合。嚴成方又來接戰。小番又去報知兀朮。兀朮恐怕王兒有失，親自帶領衆元帥平章出營掠陣。看見陸文龍與那五員宋將，輪流交戰，全無懼怯。直至天色將晚，宋營五將見戰不下陸文龍，吆喝一聲，一齊上前。那邊兀朮率領衆番將也一齊出馬，接着混戰一陣。天色昏黑，兩邊各自鳴金收軍。

五將進營繳令道：「番將利害，戰他不下。」元帥悶悶不樂，便分付：「且把「免戰牌」挂起，待本帥尋思一計擒他便了。」諸將告退，各自歸營安歇。惟有那岳元帥回到後營，雙眉緊鎖，心中愁悶。

★

★

★

★

★

統制王佐自在營中夜膳，一邊吃酒，心中却想：「我自歸宋以來，未有尺

寸之功，怎麼想一個計策出來。上可以報君，下可分元帥之憂，博一個名兒流傳青史，方遂我的心懷。」又獨自一個吃了一會，猛然想道：「有了！我曾看過春秋列國，有個『要離斷臂刺慶忌』一段故事。我何不也學他斷了臂，潛進金營？倘能近得兀朮，拚了此身刺死他，豈不是一件大功勞！」主意已定，又將酒來連喫了十來大碗。叫軍士收了酒席，卸了甲，腰間拔出劍來，驕的一聲，將右臂砍下，咬着牙關，取藥來敷了。那軍士看見，驚倒在地，跪下道：「老爺何故如此？」王佐道：「我心中有冤苦之事，你等不知道的。你等自在營中，好生看守，不必聲張，傳與外人知道。且候我消息。」衆軍士答應，不敢作聲。

王佐將斷下的臂，扯下一副舊戰袍包好，藏在袖中。獨自一人出了帳房，悄悄來至元帥後營，已是三更時分。對守營家將道：「王佐有機密軍情，求見元帥。」家將見是王佐，就進來報知。其時岳元帥因心緒不寧，尙未安寢。聽得王佐來見，不知何事，就命請進來相見。家將應聲：「曉得。」就出帳來請。王佐

進得帳來，連忙跪下。岳元帥看見王佐顏黃如蠟，鮮血滿身，驚問道：「賢弟爲何這般光景？」王佐道：「哥哥不必驚慌。小弟多蒙哥哥恩重如山，無可報答。今見哥哥爲着金兵久犯中原，日夜憂心，如今陸文龍又如此猖獗，故此小弟效當年吳國要離的故事，已將右臂斷下，送來見哥哥，要往番營行事。特來請令。」岳爺聞言下淚道：「賢弟爲兄的自有良策，可以破得金兵，賢弟何苦傷殘此臂！速回本營，命醫官調治。」王佐道：「大哥何出此言？王佐臂已砍斷，就留本營，也是個廢人，有何用處！若哥哥不容我去，願自刎在哥哥面前，以表弟之心跡。」岳元帥聽了，不覺失聲大哭道：「賢弟既然決意如此，可以放心前去。一應家事，愚兄自當料理便了。」王佐辭了元帥，出了宋營，連夜往金營而來。

王佐到得金營，已是天明。站在營前，等了一會，見小番出營，便向前說道：「相煩通報，說宋將王佐，有事來求見狼主。」小番轉身進帳：「稟上狼主有

宋將王佐在營門外求見。兀朮道：『某家從不曾聽見宋營有什麼王佐，到此何幹？』傳令：『且喚他進來。』

不多一時，小番領了王佐進帳來跪下。兀朮見他面色焦黃，衣襟血染，便問：『你是何人來見某家有何言語？』王佐道：『小臣乃湖廣洞庭湖楊么之臣，官封東聖侯。只因奸臣獻了地理圖，被岳飛殺敗，以至國破家亡。小臣無奈，只得隨順宋營。如今狼主大兵到此，又有殿下英雄無敵，諸將寒心。岳飛無計可勝，掛了「免戰牌」。昨夜聚集衆將商議，小臣進言道：『今中原殘破，二帝蒙塵。康王信任奸臣，忠良退位。國事可知。今金兵二百萬，如今泰山壓卵，諒難對敵，不如差人講和，庶可保全。』不道岳飛不聽好言，反說臣有二心賣國，將臣斷去一臂，着臣來降順金邦報信。他說：即日要來擒捉狼主，殺到黑龍府，踏平金國。臣若不來，即要再斷一臂。因此特來哀告狼主。』說罷，便放聲大哭，袖子裏取出這斷臂來呈上。兀朮觀看。兀朮見了，好生不忍，連那些元帥衆平章

俱各各慘然。兀朮道：『岳南蠻好生無禮！就把他殺了何妨？砍了他的臂，弄得死不死，活不活，還要叫他來投降報信。無非叫某家知他的利害。』兀朮就對王佐道：『某家封你做個「苦人兒」之職。你爲了某家斷了此臂，受此痛苦，某家養你一世快活罷！』傳吾號令各營中：『「苦人兒」到處爲居，任他行走。違令者斬。』這一個令傳下來，王佐大喜，心上想道：『不但無事，而且遂我心願，這也是番奴死日近矣。』

王佐每日穿營入寨。那些小番，俱要看他的斷臂，所以倒還有要他去要的。這日來到文龍的營前，小番道：『「苦人兒」那裏來？』王佐道：『我要去看殿下下的營寨。』小番道：『殿下已到大營去了，不在這裏，你進去不妨。』王佐進營，來到帳前閒看，只見一個老婦人坐着。王佐上前，叫聲：『老奶奶！「苦人兒」來見禮了。』那婦人道：『將軍少禮！』王佐聽那婦人的聲口，却是中國人，便道：『老奶奶不像外國人吓。』那婦人聽了此言，觸動心事，不覺悲傷。

起來，便道：『我是河間府人。』王佐道：『既是中國人，幾時到外邦的？』婦人道：『我聽得將軍聲音，也是中原人聲氣。』王佐道：『「苦人兒」是湖廣人。』婦人道：『俱是同鄉，說與你知道，諒不妨事。只是不可泄漏；這殿下，是喫我奶大的。他三歲方離中原，原是路安州陸登老爺的公子，被狼主搶到此間，所以老身在此番邦，一十三年了。』王佐聽見此言，心中大喜，便說道：『「苦人兒」去了。停一日再來看奶奶罷。』隨卽出營。

過了幾日，王佐隨了文龍馬後回營。文龍回頭看見了，便叫：『「苦人兒」！你進來某家這裏喫飯。』王佐領令，隨着進營。殿下道：『你是中原人。那中原人有什麼故事？講兩個與我聽聽。』王佐道：『有，有，有。講個「越鳥歸南」的故事與殿下聽！當年吳越交兵，那越王將一個西施美女，進與吳王。這西施帶一只鸚鵡，教得詩詞歌賦，件件皆能，如人一般。原是要引誘那吳王，荒亂國政，以便取吳王之天下。那西施到了吳國，甚是寵愛。誰知那鸚鵡竟不肯說話。』

陸文龍道：「這却爲甚麼緣故？」王佐道：「後來吳王害了伍子胥，越王興兵伐吳，無人抵敵，伯嚭逃遁，吳王身喪紫陽山，那西施仍舊歸於越國，這鸚鵡依舊講起話來。這叫做「越鳥歸南」的故事。那禽鳥尚念本國家鄉，豈有爲了一個人，反不如鳥的意思！」文龍道：「不好！你再講一個好的與我聽。」王佐道：「我再講一個「驊騮向北」的故事罷？」陸文龍道：「甚麼叫做「驊騮向北」？」王佐道：「這個故事，却不遠。就是這宋朝第二代君王是太祖高皇帝之弟，太宗之子真宗皇帝在位之時，朝中出了一個奸臣，名字叫做王欽若。其時有那楊家將，俱是一門忠義之人，故此王欽若每每要害他，便哄騙真宗出獵打圍，在駕前謊奏：「中國坐騎，俱是平常劣馬，惟有蕭邦大慶梁王坐的一匹寶駒，名爲「日月驢驢馬」，方是名馬。只消主公傳一道旨意下來，命楊元帥前去，要此寶馬來乘坐。」」陸文龍道：「那楊元帥，他怎麼要得他來？」王佐道：「那楊景守在雍州關上，他手下有一員勇將，名叫孟良。他是殺人放火

爲生的主兒，適楊元帥收伏在麾下，那孟良能說六國三川的番話，就扮做外國人，竟往蕭邦，也虧他千方萬計，把那匹馬騙回本國。」陸文龍道：「這個人好本事！」王佐道：「那匹「驕驕馬」，送至京都，果然好馬。只是一件：那馬向北而嘶，一些草料也不肯喫，餓了七日，竟自死了。」陸文龍道：「好匹義馬！」王佐道：「這就是「驕驕向北」的故事。」王佐說畢道：「「苦人兒」告辭了。另日再來看殿下。」殿下道：「閒着來講講。」王佐答應而去。

★

★

★

★

★

曹榮之子名叫曹寧，奉了老狼主之命，統領三軍，來助四狼主。這日到了營中，參見畢，遂把奉老狼主之命，來此助戰言語講完。兀朮道：「一路辛苦，且歸本營安息。」曹寧謝了恩，問道：「狼主開兵如何？」兀朮道：「不要說起。中原有了這岳南蠻，十分利害，手下馬強將勇，難以取勝。」曹寧道：「待臣去會一會岳南蠻，看是如何？」兀朮道：「將軍既要出陣，某家專聽捷音。一當持曹

寧辭了兀朮出營上馬領兵來到宋營討戰

畢竟不知宋營中何人出馬，勝敗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明邪正曹寧弑父

這曹寧乃是北國中的一員勇將，比陸文龍更狠，使一桿烏纓鐵桿槍，有碗口粗細。那兀朮說起岳家將的利害，不能勝他：『目今幸得小殿下勝了兩陣，他將「免戰牌」掛出，所以暫且停兵。』曹寧要顯他的手段，請令要與岳家去會戰。兀朮就令曹寧出馬討戰。

曹寧領兵直至宋營前，吆喝道：『聞得你們岳家人馬，如狼似虎，爲什麼掛出這個羞臉牌來？有本事的，可出來會我曹將軍。』

那小校忙進營中報道：『有一員小將，在營外討戰，口出大言，說要踹進營來了。』下邊惱了徐慶，金彪上前稟道：『小將到此，並未立得功勞，情願出去擒拿番將獻功。』岳爺卽命去了「免戰牌」，就准二人出馬。

二人領命帶領兒郎來到陣前，徐慶上前大喝一聲：「番將通名！」曹寧道：「俺乃大金國四太子麾下大將曹寧是也。你是何人？」徐慶道：「俺乃岳元帥帳前都統制徐慶便是。快來領我的寶刀！」不由分說，就是一刀砍去。曹寧跑馬上前，只一槍，徐慶翻身落馬。金彪止不住心頭火發，大罵：「小番焉敢傷我兄長！看刀罷！」搖動三尖刀劈面砍去。曹寧見他來得兇，把槍架開刀，回馬便走。金彪拍馬趕來，曹寧回馬一槍，望金彪前心刺來。金彪躲閃不及，正中心窩，跌下馬來。曹寧把槍一招，番兵一齊上前，殺得宋兵大敗逃奔。曹寧取了徐慶、金彪兩人的首級，回營報功去了。

宋兵背了沒頭的尸回營，報與元帥。岳爺聞報，雙眼流淚，傳令備棺成殮。當時惱了小將張憲，請令出戰。元帥應允。

張憲提槍上馬，來至陣前討戰，坐名要曹寧出馬。曹寧得報，領兵來至陣前，問道：「你是何人？」張憲道：「我乃大元帥岳爺帳下大將張憲便是。」曹

寧道：『你就是張憲？正要拿你。』二人拍馬大戰，雙槍並舉，戰了四十多合，不分勝敗。看看紅日西沈，方纔戰罷，各自收兵。

次日，曹寧帶兵又到陣前喊戰。元帥令嚴成方出去迎敵。嚴成方領令來至陣前。曹寧叫道：『來者何人？』嚴成方道：『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你這個小番，可就是曹寧麼？』曹寧道：『某家就是四狼主帳前大將軍曹寧。既聞我名，何不下馬投降？』嚴成方道：『我正要拿你。』舉鎚便打，曹寧掄槍架住，大戰四十合。直至天晚，方各自收兵。

一連戰了數日，元帥只得又把「免戰牌」挂出。岳爺見番營又添一員勇將，覺十分愁悶。

金營內王佐聞知此事，心下驚慌，來至陸文龍營前，進帳見了文龍，文龍

道：「苦人兒！」今日再講些什麼故事？」王佐道：「今日有絕好的一段故事，須把這些小番都叫他們出去了，只好殿下聽的。」文龍分付伺候的人皆出去了。王佐見小番盡皆出去，便取出一副畫圖來呈上道：「殿下先看了，然後再講。」文龍接來一看，見是一副畫圖。那圖上一人有些認得，好像父王。又見一座大堂上，死着一個將軍，一個婦人。又有一個小孩子，在那婦人身邊啼哭。又見畫着許多番兵。殿下道：「苦人兒！」這個是什麼故事？某家不明白，你來講與某家聽。」王佐道：「殿下略略閃過一旁，待我指着畫圖好講。這個所在，乃是中原潞安州。這個死的老爺，官居節度使，姓陸名登。這死的婦人，乃是謝氏夫人。這個是公子，名叫陸文龍。」陸文龍道：「苦人兒！」怎麼他也叫做陸文龍？」王佐道：「你且聽着：被這昌平王兀朮兵搶潞安州，這陸文龍的父親盡忠，夫人盡節。兀朮見公子陸文龍幼小，命乳母抱好，帶往他邦，認爲己子。今已十三年了。他不與父親報仇，反叫仇人爲父，豈不痛心！」陸文

龍道：『苦人兒！你明明說我。』王佐道：『不是你，倒是我不成？我斷了臂膀，皆是爲你！若不肯信我言，可進去問奶媽便知道。』

言未了，只見那奶媽哭哭啼啼走將出來道：『我已聽得多時。將軍之言，句句是真！老爺夫人死的好苦吓！』說罷，放聲大哭起來。陸文龍聽了此言，淚盈盈的下拜道：『不孝之子，怎知這般苦事！今日纔知，怎不與親報仇！』便向王佐下禮。『恩公受我一拜，此恩此德，沒齒不忘！』拜罷起來，拔劍在手，咬牙恨道：『我去殺了仇人，取了首級，同歸宋室便了。』王佐急忙攔住道：『公子不可造次！他帳下人多，大事不成，反受其害。凡事要三思而行。』公子道：『依恩公便怎麼？』王佐道：『早晚尋些功勞，歸宋未遲。』公子道：『領教！』那小番在外，只聽得啼哭，那裏曉得細底。

王佐問道：『那曹寧是甚出身？』文龍道：『他是曹榮之子，在外國長大的。』王佐道：『我看此人，倒也忠直氣概。公子可請他來，待我將言探他。』公

子依言，命人去請曹將軍來。不多時，曹寧已至，下馬進帳，見禮畢，坐下。只見王佐自外而入，公子道：「這是曹元帥，你可行禮。」王佐就與曹元帥見了禮。文龍道：「元帥！他會講得好故事。」曹寧道：「可叫他講一個與我聽。」王佐將「越鳥歸南，——驊騮向北」兩個故事，說了一遍。曹寧道：「鳥獸尙思鄉念主，豈可爲人反不如鳥獸？」文龍道：「將軍可知令祖那裏出身？」曹寧道：「殿下！曹寧年幼，實不知道。」文龍道：「是宋朝人也！」曹寧道：「殿下何以曉得？」文龍道：「你問「苦人兒」便知。」曹寧道：「「苦人兒」！你可知道？」王佐道：「我曉得。令尊被山東劉豫說騙降金，官封趙王，陷身外國，却不想報君父之恩，反把祖宗拋棄，我故說這兩個故事。」曹寧道：「「苦人兒」！殿下在，休得胡說！」陸文龍就將王佐斷臂來尋訪，又將自己之冤，一一說知。將軍陷身外國，豈不可惜，故特請將軍商議。」曹寧道：「有這樣事麼！待我先去投在宋營便了。但恐岳元帥不信，不肯收錄。」王佐道：「待末將修書一

封，與將軍帶去就是。」隨卽寫書交與曹寧。

曹寧接來收好，辭別回營，想了一夜，主意已定。到了次日清早，便起身披掛齊整，上馬出了番營，直至宋營前下馬道：「曹寧候見元帥。」軍士報進。岳爺道：「令他進來。」曹寧來到帳前跪下道：「罪將特來歸降。今有王將軍的書送上。」元帥接書拆開觀看，心中明白，大喜道：「我弟斷臂降金，今立此奇功，亦不枉他吃一番痛苦。」遂將來書藏好，說道：「曹將軍不棄家鄉，不負祖宗，復歸南駟，可爲義勇之士，可敬！可敬！」分付旗牌與曹將軍換了衣甲。曹寧叩謝。

再說金營內四狼主次日見報，說曹寧投宋去了，兀朮心中正在惱悶。忽見小番又報上帳來，說是趙王、曹榮解糧到了。兀朮道：「傳他進來。」不一會曹榮進帳，見了兀朮稟道：「糧草解到，繳令。」兀朮道：「將他綁了。」兩邊答應一聲，將曹榮綁起，曹榮道：「糧草非臣遲誤，只因天雨，所以遲了兩日。望狼

主開恩。」兀朮道：「胡說！你命兒子歸宋，豈不是父子同謀，還有何辨！推去砍了！」曹榮道：「容臣稟明，雖死無怨。」兀朮道：「且講上來！」曹榮稟道：「臣實不知逆子歸宋，只求狼主寬恩，待臣前去擒了這逆子來正罪便了。」兀朮道：「既如此，放了綁！」就命領兵速去擒來。曹榮領命出營，上馬提刀，帶兵來到宋營。

曹榮對軍士說道：「快快報進營去，說我趙王到此，只叫曹寧出來見我。」軍士進帳報知元帥。元帥發令着：「曹寧出營，須要見機行事，勸你父親，早早歸宋。」曹寧得令，上馬提槍，來到營前一看，果然是父親。那曹榮看見兒子改換衣裝，大怒罵道：「逆子！見了父親，還不下馬？如此無禮！」曹寧道：「爹爹！我如今是宋將了。非是孩兒無理。我勸爹爹何不改邪歸正，復保宋室！爹爹自去三思！」曹榮大叫道：「狗男女！難道父母皆不顧惜，背主求榮！快隨我去，聽候狼主正罪。」曹寧道：「我一向不知道，你身為節度，背主降虜，為何不學

陸登、張叔夜、李若水、岳飛、韓世忠，偏你獻了黃河，投順金邦？眼見二聖坐井，於心何忍！你不依，請自回去，不必多言。」曹榮大怒道：「畜生！擅敢出言無狀！」拍馬舞刀，直取曹寧，望頂上一刀砍來。那曹寧一時惱發，按捺不住，手擺長槍只一下，將父親挑死，分付軍士擡了尸首回營，進帳繳令。

元帥大驚道：「你父既不肯歸宋，你只應自回來既罷。那有子殺父之理！豈非人倫大變！本帥不敢相留，任從他往。」曹寧想道：「元帥之言，甚是有理。我如今做了大逆不孝之事，豈可立於人世！大叫一聲：『曹寧不能早遇元帥教訓，以至不忠不孝，還還有何顏見人！』遂拔出腰間佩刀自刎而死。元帥分付把首級割下，號令一日，然後收棺盛殮。曹榮賣國奸臣，斬下首級，解往臨安。」

★

★

★

★

★

兀朮聞報：曹榮被兒子殺死，那曹寧歸宋，果然不與他父親相干。『但是這弑父逆賊，岳飛肯收留帳下，豈是明理之人！也算不得個名將！』正在議論，

忽見小番來報道：「不知何故，將曹寧首級號令在宋營前。」兀朮拍手道：「這纔是個元帥，名不虛傳！」對着平章道：「宋朝有這等人，叫某家實費週折。」正說間，又有小番來報說：「本國元帥完木陀赤，完木陀澤，帶領「連環甲馬」候令。」兀朮大喜，傳令請二位元帥進見。不一時，二位元帥進帳，參見已畢。兀朮道：「這「連環甲馬」，教練了數載功夫，今日方得成功！明日就煩二位出馬，擒拿岳飛，在此一舉也。」二人領令出帳，左右安營。

到了次日，完木陀赤，完木陀澤二人，領兵來至宋營討戰。軍士報進大營，岳元帥便問：「何人敢出馬？」只見董先同着陶進、賈俊、王信、王義一同上來領令。元帥就分撥五千人馬，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戰。董先等五人得令，帶領人馬出營，來到陣前，董先大喝一聲：「來將通名！」番將答道：「某乃大金國元帥，完木陀赤，完木陀澤是也。奉四太子之命，前來擒捉岳飛。你是何人，可就是岳飛麼？」董先大怒道：「放你娘的屁！我元帥怎肯和你這樣醜賊來交手。照

我董爺爺的傢伙罷！」噹的一鏟打去。完木陀赤舞動鐵桿槍，架開月牙鏟，回手分心就刺。戰不得五六個回合，打七八個照面。完木陀澤看見哥哥戰不下董先，量起手中渾鐵鑿，飛馬來助戰。這裏陶進等四人見了，各舉大刀一齊上前。七個人跑開戰馬，猶如走馬一般，團團廝殺。

你想這兩員番將，怎敵得過五位將軍！只得回馬敗走，大叫道：「宋將休得來趕！我有寶貝在此。」董先道：「隨你寶貝，老爺爺們也不懼怕。」拍馬趕來。畢竟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演鈎連大破連環馬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完木陀赤，完木陀澤二人，引得董先等趕至營前。一聲號砲響，兩員番將左右分開，中間番營裏，擁出三千人馬來。那馬身上都披着生駝皮甲，馬頭上俱用鐵鈎鐵連環鎖着。每三十四匹一排。馬上軍兵，俱穿着生牛皮衣，臉上亦將牛皮做成假臉帶着，只露得兩隻眼珠。一排弓弩，一排長槍，共是一百排，直沖出來。把這五位將官，連那五千軍士，一齊圍住。槍挑箭射，只聽得吵吵，不上一個時辰，可憐董先等五人，并五千人馬，盡喪於陣內，不過逃得幾個帶傷的。那敗殘軍士回營，報與元帥道：『董將軍等全軍盡歿於陣內了！』元帥大驚問道：『董將軍等怎麼樣敗死的？』軍士就將「連環甲馬」之事，細細稟明。岳元帥滿眼垂淚道：『苦哉！苦哉！早知是「連環甲馬」，向年呼延灼曾

用過，有徐寧傳下「鈎連槍」可破。可憐五位將軍，白白的送了性命，豈不痛哉！遂傳令整備祭禮，遙望着番營哭奠了一番。回到帳中，就命孟邦傑、張憲各帶兵三千，去練「鈎連槍」。張立、張用各帶兵三千，去練「籐牌」。四將領令，各去操練。

那兀朮坐在帳中，對軍師道：「某家有這許多兵馬，尙不能搶進中原，只管如此曠日持久。軍師有何良策？」哈迷蚩道：「岳南蠻如此利害，况他兵馬又多，戰他不下。臣有一計：狠主可差一員將官，暗渡夾江，去取臨安。岳南蠻若知，必然回兵去救。我以大兵遏其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那時岳南蠻可擒也。」兀朮聽了大喜，就命鶻眼郎君領兵五千，悄悄的抄路，望臨安一路進發。

那時朝中有一奸臣，姓王名俊，本是秦檜門下走狗。因趨奉得秦檜投機，

直陞他做了都統制，又奏過朝廷，差他帶領二千人馬押送糧草到朱仙鎮來，就在那裏監督糧草，原是提拔他的意思。

這一日行至途中，恰恰那個鵲眼郎君帶領番兵到來，正遇着個鵲眼郎君，提刀出馬，大喝一聲：『何處軍兵？快快把糧草送過來，饒你狗命！』王俊道：『我乃大宋天子駕前都統制王俊是也。你是何處番人，擅敢到此？』鵲眼郎君道：『某家乃大金國四太子帳前元帥鵲眼郎君是也。特到臨安來擒你南蠻皇帝。今日且先把你來開刀。』說罷，一刀砍來。王俊只得舉刀相迎。不上七八個回合，番將利害，王俊那裏招架得住，只得回馬落荒敗走。鵲眼郎君從後面趕來。正在危急之時，忽見得前面有一枝兵，乃是總領催糧將軍牛臯。牛臯見了，想到：『這裏那有番兵？不知是何處來的？追着的又不知是何人？』便道：『孩兒們站着！待我上前去看個明白。』便縱馬迎上前來，叫道：『不要驚慌！有牛爺爺在此。』那王俊道：『快救救小將！』牛臯上前大喝一聲：『番奴

住着！你是何人往那裏去的？」鵲眼郎君道：「某家要去搶臨安的你問某家的大名，鵲眼郎君便是。」牛臯大怒，舉鎗便打。兩人戰了二十個回合，鵲眼郎君手中的刀，略遲得一遲，被牛臯一鎗打中肩膀上，翻身落馬。牛臯取了首級，亂殺番兵。那些番兵，死的死了，得命的逃了些回去。

牛臯轉來，見了王俊，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將官？這等沒用，被他殺敗了！」王俊道：「小將官居都統制，姓王名俊。蒙秦丞相薦我解糧往朱仙鎮去，就在那裏監督糧草。偏偏遇着這番賊，殺他不過。幸得將軍相救，後當圖報。不知將軍高姓大名？」牛臯心裏想道：「早知這個狗頭，就不該救他了。」便道：「俺乃岳元帥麾下統制牛臯，奉令催趲各路糧草。王將軍既然解糧往朱仙鎮去，我的糧，煩你一總帶去，交與元帥，說牛臯還有幾個所在去催糧，催齊了就来。」王俊聽了道：「當得。」牛臯道：「這首級也帶了去，與我報功。」王俊道：「將軍本事，天下無雙！望將軍把這功送與末將罷！」牛臯暗想：「我把這

功且送了他回營時再出他的醜也未遲』便道「將軍若要自當奉送將此
糧草小心解去，勿得再有遺失！」拱了一拱，別去。那王俊領兵護送糧草，望朱
仙鎮行來。

★

★

★

★

★

這一日，看看到了大營相近，把兵扎住。來到營門候令。傳宣稟進。岳爺想：「到此差是奸臣謀來的。且請他進來。」王俊進帳，向各位元帥見了禮，稟道：「卑職奉旨而來，至中途遇見牛臯，被番兵追趕，卑職上前救了牛臯，帶了糧草，併那番將的首級，俱在營門候元帥號令定奪。」岳爺道：「牛臯所遇的，是何處番兵？」王俊道：「番將口稱暗渡夾江，去搶臨安。恰好牛臯遇着戰敗，被他追趕。遇見卑職，殺了番兵，救了牛臯，現有首級報功。」岳爺聽了細底，明白是王俊冒功，姑且記了他的功，收了糧草。將番人首級號令。又命去下營。到了次日，孟邦傑，張憲，張立，張用各將所練的槍牌已熟，前來繳令。元帥

就命四將去破番陣。又叮嚀一回。四將領命而去。又令岳雲嚴成方，張憲，何元慶，帶領人馬五千，外邊接應。四將領命而去。

那孟邦傑，張憲等四將對番營討戰。那二元帥提兵出營，看見四將喝道：「南蠻通姓名！」張立道：「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張立。那是張憲，孟邦傑，張用是也。番將報名上來！」番將道：「某乃大金國四狼主帳下元帥，完木陀赤，完木陀澤是也。」張立道：「不要走！我正要來拿你。」二人拍馬掄槍，戰了數合。番將詐敗進營。那四將追來，只見那些小番吹動鼙鼓，打起駝皮鼓，一聲礮響，二千連環馬，周圍團團裹將上來。張立看見，吩咐三軍將籐牌四面周圍遮住，弓矢不能射，槍弩不能進。孟邦傑，張憲帶領人馬，使開「鈎連槍」，一連鈎倒數騎「連環馬」，其餘皆不能行動，都自相踐踏。又聽得營中礮響，岳雲，張憲從左邊殺入，何元慶，嚴成方從右邊殺入，番將怎能招架。這一陣將「連環馬」盡挑死了。張立，岳雲等得勝收兵回營，見元帥繳令。

四狼主正望着完木陀赤弟兄「連環馬」成功，只見小番報來道：「岳飛差八個南蠻，將連環馬破了。」正說間，二人敗回來，見狼主。兀朮問道：「南蠻怎麼破法？」二人將籐牌鈎連槍如此破法，說了一遍。兀朮大哭道：「軍師！某家這馬，練了數載功夫，不知死了多少馬匹，纔得成功！今日被他一陣破了！」軍帥道：「狼主不必悲傷，只待那「鐵浮陀」來時，何消一陣，自然南蠻盡皆滅矣。」兀朮道：「某家也只想得這件寶貝了。」

牛臯回營繳令道：「末將前者救了王俊，有番將鶻眼郎君的首級，并糧草，可曾收到否？」元帥道：「有是有的。王俊說是他救了你，這功勞是他的，本帥已將功勞簿上，寫了他的名字了。」牛臯道：「王俊這麼冒功？」王俊進帳答道：「人不可沒有了良心，小將救了你的性命，怎麼反來奪我的功勞？」牛

臯道：『我與你比比武藝，若是勝得我，便將功勞讓你。』

二人正在爭功，只聽得營門外數百人喧嘩，傳宣進來，臯道：『有數百軍卒在外要退糧。求元帥發令定奪。』元帥問道：『何處軍兵要退糧？』那傳宣稟道：『是大老爺的兵要退糧。』韓世忠、張信、劉琦三個元帥齊聲的道：『豈有此理！若講別座營的兵，或有此事，若說元帥的兵，皆是赴湯蹈火，血戰爭先，怎肯退！倘有委曲，元帥可令那班兵丁會說話的，走十幾個來問他。』岳爺道：『元帥們所言有理。』吩咐出去叫兵丁進來。那兵丁有十數個進來，跪下道：『求元帥准退了小人們糧，放小人們去歸農罷。』岳爺道：『別座營頭，尙無此等事情，何況本帥待兵如子！現今金兵寇亂，全仗你等替國家出力，怎麼反說要退糧？』兵丁道：『小人們平日深感元帥恩養，怎敢退糧！但是近日所發糧米，一斗只有七八升，因此衆心不服。』元帥道：『王俊！錢糧皆是你發放，怎麼尅減？以致他們心變！』王俊稟道：『錢糧雖是卑職管，却都是吏員錢自明』

經手開發卑職實不知情。」元帥道：「胡說！自古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怎麼推委！且傳錢自明來。」

不一會，錢自明進帳來叩見，元帥喝問：「你爲何尅減軍糧？」錢自明稟道：「這是王老爺對小吏說的：糧米定要折扣。若不略減些，缺了正額，那裏賠得起？」元帥大喝一聲：「綁去砍了！」一聲令下，兩邊刀斧手，卽將錢自明推出，霎時獻了首級。元帥又叫王俊：「快去把軍糧賠補了來，再行發落。」衆軍兵一齊跪下道：「這樣號令，我等情願盡力苦戰，也不肯捨了大老爺。」俱各叩頭謝恩而去。

王俊只得將尅減下的糧草，照數賠補了，來見元帥繳令。元帥道：「王俊！你冒功邀賞，尅減軍糧，本應斬首！今因是奉旨前來，饒你死罪，捆打四十，發回臨安，聽憑秦丞相處治。」左右一聲吆喝，將王俊拖下去，打了四十大板，寫成文書，連夜解上臨安相府發落。

牛臯稟道：「小將殺敗番兵，救了他的性命，這奸賊反冒我的功勞，又來尅減軍糧，況是秦檜一黨。元帥何不將他斬了，以絕後患，反解到奸臣那裏去？」岳爺道：「賢弟不知，他是秦檜差來的。秦檜現掌相位，冤家宜解不宜結！」牛臯聽了，心中憤憤不平，辭了元帥，自回本營。

★ ★ ★ ★ ★

那番營中兀朮，被岳飛破了「連環馬」，心內鬱鬱不樂。正在聚集衆將商議，忽見小番來報：「本國差兵解送「鐵浮陀」在外候令。」兀朮大喜，傳令：「推過一邊，待天晚時，推到宋營前打去。任你岳飛足知多謀，也難逃此難。」一面整備火藥，一面暗點人馬，專等黃昏施放。那陸文龍在旁聽了，就回營對王佐道：「今日北國解到「鐵浮陀」，今晚要打宋營，十分利害，却便怎處？」王佐道：「宋營如何曉得？須要暗送一信，方好整備！」陸文龍道：「也罷！待我射封箭書去報知岳元帥。明早即同將軍歸宋，何如？」王佐大喜，看看天

色將晚，陸文龍悄悄出營上馬，將近宋營，高叫一聲：『宋軍聽者！我有機密箭書，速報元帥，休得遲誤！』颯的一箭射去。隨後轉馬回營。

宋營軍士拾得箭書，忙與傳宣說知。傳宣接了。即時進帳跪下稟道：『有一小番將，黑暗裏射下這一枝箭書，說有機密大事，求元帥速看。』元帥接了書，將手一揮，傳宣退下。岳爺把箭上之書取下，拆開觀看，喫了一驚。便暗傳號令，先令岳雲、張憲分付道：『你二人帶領人馬如此如此。』二人得令，領兵埋伏去了。又暗令兵士通知各位元帥，將各營虛設旗帳，各將本部人馬，一齊退往鳳凰山去躲避。

★ ★ ★ ★ ★

金營中到了三更時分，傳下號令，將「鐵浮陀」一齊推到宋營前，放出轟天大礮，向宋營中打來。但見煙火騰空，山搖地動。

當時衆位元帥在鳳凰山上看見這般光景，好不怕人！若不是陸文龍一

枝箭書，豈不把宋營人馬打成齏粉。也虧了王佐一條臂膀，救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

那岳雲，張憲領了人馬埋伏在半路，聽得大砲打過，等那金兵回營之後，在黑影裏，身邊取出鐵釘，把火礮的火門釘死，令軍士一齊動手，將「鐵浮陀」盡行推入小商河內，轉馬來到鳳凰山繳令。岳爺仍命三軍回轉舊處，重新紮好營盤。

那兀朮自在營中看那「鐵浮陀」大礮打得宋營一片漆黑。回到帳中對軍師道：「這回纔得成功也！」衆將齊到帳中賀喜。兀朮傳令擺起酒席，同衆元帥等，直飲到天明。只見小番進帳報道：「「苦人兒」同殿下帶了奶母五鼓出營，投宋營去了。」兀朮聽了，大叫道：「罷了！此乃養虎傷身也！」正在惱恨，又有小番來報：「啓上狼主：岳營內依然如此，旗幟分外鮮明，越發雄壯了。」

兀朮好生疑惑，忙出營前觀看，果然依舊旗幟鮮明，槍刀密佈，不知何故。傳令速整「鐵浮陀」，今晚再打宋營。小番一看，「鐵浮陀」不知那裏去了。再往四下搜尋，呀！俱推在小商河內了。忙來稟知，直氣得兀朮暴跳如雷。衆將上前勸解。兀朮回營坐定，歎了口氣道：「那岳南蠻真利害，能使將官捨身斷臂，來騙某家，那曹寧必然也是他說去，害他父子身亡。如今又說陸文龍歸宋。」鐵浮陀「一旦成空，枉勞數載功夫，空費錢糧不少，情實可恨！如今怎麼處？」哈迷蚩道：「狼主不必心焦，待到明日排下一陣，名爲「金龍絞尾陣」，那岳南蠻來打陣，可以擒他。」兀朮道：「如此速去整備。」哈迷蚩領令，自去操演。

那晚「鐵浮陀」打過宋營之後，將至天明，陸文龍同奶娘暗將金珠寶貝收拾停當，同王佐出營，竟往宋營而來。岳爺已將營寨重復紮好。王佐到了營前，下馬進見元帥，稟明前事。各位元帥總兵節度統制，俱各致謝。王佐活命

之恩。岳元帥傳令，請陸公子相見。陸文龍進帳參見道：『小姪不孝，錯認仇人爲父！若非王恩公說明，怎得復續陸氏之後！』元帥分付送公子後帳居住，撥二十名家將伏侍。一面差人送奶娘回到陸公子的家鄉居。

★ ★ ★ ★ ★

金營內哈迷蚩稟兀朮道：『狼主可差人將一封箭書射進宋營，叫岳南蠻暫停一月。待臣排好陣勢，然後開兵擒捉岳南蠻，早定大事。』兀朮聽了，就寫一書，差番將來到宋營前，高聲叫道：『南蠻聽者：俺金邦元帥有書一封，與你宋營主將。快些接去！』說罷，一箭射來。小軍拾得箭書，送與傳宣。傳宣將書呈上元帥看畢。岳爺道：『你去與他說，教他排好陣勢，快來知會打陣。』傳宣得令，出營大聲喝道：『番奴聽者：俺家元帥有令，教你們速去排好陣勢，等我們來打。』番將聽了，回營復命。哈迷蚩將大兵盡數調齊，操演陣勢。

忽一日有小番報進帳來：『啓上狼主營門外有一大漢，口稱雲南化外

大王叫做李述甫，帶着外甥黑蠻龍求見。兀朮便同哈迷蚩道：『他是何人來見某家則甚？』不知哈迷蚩如何回答，又不知那二人果有何事來見兀朮。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再放報仇箭戚方殞命 大破金龍陣關鈴

逞能

哈密蚩對兀朮道：「臣久聞雲南化外國，有個李述甫，是個南方蠻子的統領。今日必然來助狼主，可請他進來相見，看他有甚言語？」兀朮就命小番

請李大王進帳相見。小番遂出營對李述甫說道：「狼主請大王進帳相見。」

李述甫想道：「兀朮不過是金國的四太子，我也是個王位，怎麼不出來接一接？」就對黑蠻龍道：「你可在外等候，待我去見了兀朮，看他如何。若無待賢

之禮，我何苦來助他！」黑蠻龍答應，站在營前等候。那李述甫來到兀朮帳前立着，叫聲：「太子見禮。」兀朮看見他生得身高一丈二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心裏有些奇異。本要下來與他行禮，就挨近與他比比身子，「長我多少。」

那李述甫見兀朮不轉眼的嗜着他，又見他挨近身來，只認道是要拿他，舉起手來只一掌，把兀朮打倒，飛跑出營，上馬提槍便走。後邊衆平章及番將，真個趕來拿他。黑蠻龍大喝一聲，提起斗大的鐵鎚來，一連打翻了幾個。後面不敢追來。

李述甫對黑蠻龍道：「這番奴不是好人。我倒有心來幫助他，不想他倒來拿我。被我一拳打翻了他，走了出來。」黑蠻龍道：「舅王！我們既到此，不如到對門營內去看。聞得岳元帥的兒子岳雲，本事高強，待甥兒去與他比試武藝，若果然高強，我們原歸了宋朝罷！」李述甫道：「這也有理。」遂領着一隊苗兵，來至宋營前吶喊。

黑蠻龍立馬陣前，高聲叫道：「呔！宋兵聽者！我乃化外國大王。聞得你們有個什麼岳雲，是有些本事的。可叫他出來比試我小王爺的鎚，不然，俺就殺進營來了！」小軍慌忙報上帳來：「啓上元帥爺：有一個化外國苗王討戰，且

說要公子出馬。特來稟知。」元帥道：「那蠻王爲甚到此討戰？必有緣故。」就命岳雲：「你出去！須要見機而行。」岳雲答應一聲：「得令！」上馬提鎚，直至陣前觀看。一眼看去，但見那員苗將：頭有笏斗，大臉如黑漆，眼環口闊，頭上帶着烏金蓮子箍，左右插着兩根雉雞尾，身上披着烏金鎧甲，坐下一匹高頭黑馬，手使兩柄笏斗大的鐵鎚，年紀不多，只好十六七歲。再看到旗門下這個人：身長丈二，形容古怪，相貌稀奇，紅鬚赤髮，壓住陣脚。黑蠻龍大喝一聲：「來將何人？留下名來！」公子道：「苗蠻坐穩了！不要聽了跌下馬來！我乃武昌開國公。太子少保統屬文武兵馬大元帥岳大公子岳雲便是。你這苗將緣何到此？亦留下名來！」黑蠻龍道：「小王爺乃是雲南化外國總領李大王的外甥黑蠻龍便是。因你宋朝久不來封王，故來幫助金國，來奪你天下，不道那兀朮也不是個好人。今欲回去，聞得你這個蠻子，有些本領，故來與你比比武藝。且上來試試我的鎚看。」說罷，就噹的一鎚打來。岳雲把左手中這爛銀鎚架開，右手

一鎚打去。兩個鎚來鎚往，鎚去鎚迎，真個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戰到百十個回合，不分勝負。岳雲想道：『這個苗蠻，果然好本事。我且引他到荒僻之處，問他個緣故，勸他歸順，豈不爲美。』便回馬就走，大叫：『苗蠻！你敢來追我麼！看我的回馬鎚利害。』黑蠻龍道：『怕你什麼回馬鎚，偏要追你。』

兩個緊趕緊走，慢趕慢行。將到鳳凰山一帶茂林深處，岳雲回轉馬頭，叫一聲：『小蠻王！且慢動手！我有一句話，與你相商。』黑蠻龍道：『却不是你輸了，有什麼話講？』岳雲道：『我與你戰了這半日，只抵得對手，難道真個怕了你！况我爹爹帳下，雄兵猛將不少。金兵六七十萬，尙不能搶我中原。你的令舅，乃是雲南總領，應該發兵來相助宋朝纔是。因何反來與我作對？倘然你殺了我，也佔不得我宋朝的江山，我殺了你，白白的送了性命，也不見得凌煙閣上標名。故此引你到此，就是這句話。請你想想看，何苦做甚冤家？』黑蠻龍道：『你既知我舅父是雲南總領，如何這數年不來封王？』岳雲道：『原來爲此。』

小蠻王你有所不知：這數年以來，國事艱難，二聖被陷金邦，兀兀屢犯中原，應接不暇，那有工夫到南地來封王！久仰小蠻王乃世間之豪傑，今幸相逢，意欲結拜爲友。待等恢復中原，我爹爹奏聞聖上，來封令舅的王位。決不食言。未知小苗王意下何如？」黑蠻龍道：「俺也聞得小將軍的英名，如雷灌耳。今得識荆，三生有幸。蒙許結拜，只恐高攀不起。」岳公子道：「大丈夫意氣相投，遂成莫逆。何出此言！」二人遂各下馬，結拜爲友。岳雲年長爲兄。蠻龍道：「大哥且請回營，待小弟與家母舅說明，再來候見老伯。」二人上馬同行。

到了陣前，岳雲收兵回營，來見父親繳令。將黑蠻龍結拜的事說了一遍。岳爺大喜。

★

★

★

★

★

李述甫見外甥與岳雲同歸本營而別，來問黑蠻龍道：「你與岳雲比武，勝敗如何？」黑蠻龍下馬，將前事細細稟明。李述甫聽了，心中大喜，遂與黑蠻

龍一同來到宋營前。傳宣進帳飛報道：『啓上帥爺：今有雲南李大王，同了小王爺在外候見元帥。』元帥傳令大開營門，帶領大小衆將，一齊出來迎接。接至帳中，見禮已畢，分賓坐下。岳雲過來見了大王李述甫，黑蠻龍亦過來見了各位元帥。張韓，劉岳四元帥齊道：『久仰大王英名，敢不欽敬！』李述甫道：『久聞四位元帥，再整宋室江山，敢不賓服！』元帥分付軍中治酒相待。一面傳令犒賞雲南軍卒。岳爺對李述甫道：『大王且請回國。目下金邦兀兀屢犯中原，如此猖獗，尙未平服，恐關外苗蠻乘機而入，甚爲不便，須得大王鎮治，方保無虞。待本帥平了金邦，迎了二聖還朝，那時奏明聖上，本帥親到雲南封大王的王位便了。』李述甫大喜道：『領教了。』當日酒散，各自回歸本營。那岳雲留黑蠻龍聚談了一夜。

次日早上，李述甫來辭別元帥。岳爺分付整備糧草等物相送，各將官俱來送李述甫起行。惟岳雲與黑蠻龍，有戀戀不捨之意。黑蠻龍道：『哥哥千萬

同了老伯來到雲南走走！岳雲道：『爲兄的必要來探望賢弟。』兩人灑淚而別。李述甫同了黑蠻龍領了苗兵自回化外國而去。

★

★

★

★

★

過了十餘日，岳元帥暗想：『今已半月餘，金營不見動靜，不知排的什麼陣，這等煩難。』等到晚上，悄悄帶了張保出營，來到鳳凰山邊茂林深處，盤上一株大樹頂上，偷看金營，果有百十萬人馬，詐言二百萬，擺着兩條長蛇陣，頭並頭，尾搭尾，名叫「金龍絞尾陣」。元帥正看之間，只聽得弓弦響，連忙回轉頭來看時，肩膀上早中了一箭。岳爺大叫一聲。那放箭的暗想：『這遭報了仇了。』竟是悄悄的去了。那裏張保聽見元帥大叫，忙把索子放下，拔出箭頭，扯下一幅戰袍包好了膀子，將岳爺負在背上。定了一定神，元帥輕輕叫道：『張保！你扶我上馬回營罷！』張保便扶岳爺上了馬，仍悄悄回至本營，扶岳爺至後帳坐定。元帥即將已前牛鼻存下的一顆丸藥服了，箭瘡平復。又叫張保：

『你悄悄去喚戚方來。』張保領命來喚戚方。戚方好像有幾個吊桶在心頭，一上一下不住的打，又不敢不來，只得同了張保來至後帳，叩頭道：『元帥喚末將有何使令？』岳元帥道：『戚方！人非草木，豈無分曉。我因兵下洞庭的時節，你違了我的軍令，故將你責了幾下。你竟欲把本帥射死。若無牛臯救我性命，今已休矣！你竟不想若非本帥恩義待人，怎能得王佐斷臂，不要說他別的功勞了，只講他前日報「鐵浮陀」之信，使我等鳳凰山避兵，幸得救了三軍之命。況且是我主帥，就屈打了你幾下，有何大仇，你今日又射本帥一箭？你如此狼心，豈不送了宋朝天下！我如今喚你到來，與你一封書信，連夜往臨安去，投在後軍都督張俊那邊去尋個出身罷。若到了天明，恐衆將不服，就難活命了！』

戚方無言可答，接了書，叩頭謝恩出帳，上馬回營。取了些金帛，上馬出營來，恰好劈面撞着牛臯。牛臯道：『是誰？』戚方道：『是我。』牛臯道：『半夜三

更，你往何處去？」戚方道：「奉元帥之命，令我去投奔後軍都督張老爺，故爾出營。將軍若不相信，現有帥爺書信在此！」牛臯想道：「方纔見他出營去，又見他回營，不多時，又見元帥伏在馬上，張保扶着，必定這廝又做出什麼事來了，若叫他去投了奸臣，越發不妙了。」便喝道：「果是奉元帥之令，也該青天白日，怎麼夜裏私逃？必有情弊。且同我去見了元帥，方放你去。」戚方道：「元帥命我速去，勿待天明。你如何阻我？」牛臯道：「胡說！」就是一鎗打來。戚方不曾提防，早被牛臯打得腦髓直流，跌下馬來。

牛臯將他身上金銀并那一封書搜出，取了首級，進帳來見元帥。元帥見了，說一聲是：「本帥忘了，不曾記得今夜是賢弟巡夜。被你打死了，也是他的命不該活。」牛臯道：「元帥爲着何事，叫他去投奸臣？」岳爺便把放箭之事，說了一遍。牛臯道：「既如此，小弟打死他原不差！」遂辭了元帥，仍去巡夜。

明日元帥升帳，聚集衆將，把戚方之事，說了一遍。衆皆大驚。又有軍士來

報：「羅綱同郝先逃走了。」岳爺道：「他見戚方身死，自然立腳不住，由他自去，不必追他。」吩咐將戚方首級，號令軍前一日，取來合在尸首上埋葬。

★

★

★

★

★

金邦哈迷蚩陣已擺完，來稟兀尤差人來下戰書。岳元帥約定來日決戰。一面請各位元帥，齊到中軍商議。那四位元帥，各處人馬，合來共有六十萬。岳元帥同張元帥帶領人馬，打左邊的「長蛇陣」。韓元帥合劉元帥領兵去打右邊的「長蛇陣」。命岳雲，嚴成方，何元慶，余化龍，羅延慶，伍尙志，陸文龍，鄭懷，張奎，張憲，張立，張用，從中殺來。

到了次日，三個轟天火礮，中間這六柄鎚，六條槍，一枝銀剪戟，三條銅鐵棍，沖進陣來。撞着鎚，變爲肉餅；挨着棍，馬仰人翻。金營將臺上一聲號礮，左右營陣腳走動，方纔圍裏攏來。岳元帥從左邊殺入，舉槍亂挑。「馬前張保」掄動鑽鐵棒，「馬後王橫」舞着熟銅棍。後邊牛臯，吉青，施全，張顯，王貴等衆英

雄，一齊殺入陣來。右邊韓元帥手舞長槍，左手大公子，右手二公子，後邊蘇勝，蘇德等衆將，一齊殺進。

金營將臺上，又是一聲號礮，四面八方團團裏攏來。那「金龍陣」原是兩條「長蛇陣」化出來的，頭尾各有照應，猶如兩個剪刀股形一般，一層一層圍攏來，殺了一層，又是一層，都是番將，殺不散，打不開。這四位元帥，大小將官，俱在陣中狠殺。

★

★

★

★

★

如今却提起那金門鎮的先行官狄雷。自從遇見岳元帥之後，每每要想去投奔在他麾下立功，却無門可入。那日聞得兀朮又犯中原，與岳爺在朱仙鎮上交兵，便自暗想道：「我此時不去立功，更待何時？」遂披挂停當，拿了兩柄銀鎚，跨上青鬃馬，飛奔往朱仙鎮而來。

在路非止一日。到了朱仙鎮，方知岳元帥殺了一日一夜，尙未出來。正要

打點殺進陣去，但見正南方一個少年英雄，飛馬而來。狄雷定睛一看，那位小將：不上二十歲年紀，騎着一匹紅鬃馬，使着一桿鑿金槍。狄雷就迎上一步問道：「將軍尊姓大名？到此何幹？」那人道：「小可樊成，乃是岳元帥麾下統制官孟邦傑的妻舅。今聞金兵在此與岳元帥交戰，特地到此，助他一臂之力。請問將軍尊姓大名？因何問及小可？」狄雷道：「我乃金門鎮先行官便是，姓狄名雷。因昔日岳元帥追殺金兵，小將一時誤認，冒犯了元帥，懼罪潛逃。今因兀尤又犯中原，故此欲來立功贖罪。」樊成道：「既如此，我二人就殺入陣去助戰，何如？」狄雷道：「雖然說得是，但是番兵重重疊疊如此之多，不知岳元帥在何處。我們從那一方殺入方好？」

兩個正在商議，只見前面一位將官飛馬而來。二人擡頭看時，只見那人生得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坐下黃膘馬，橫提青龍偃月刀，年紀不上二十。樊、狄二人催馬上前來問道：「將軍且住馬。前有金兵阻路，要往何處去？」那

人道：『在下姓關名鈴，曾與岳元帥的公子，八拜爲交。聞得兀朮與元帥交兵，故此特來幫助殺賊。請問二位尊姓大名？』樊成、狄雷各通了名姓，將前來助陣之事，大家說了一遍。關鈴道：『如此甚好！我們一同殺入陣去便了。』樊成道：『我二人本欲殺入陣去，因見番兵甚多，不知排的何陣，從那一頭殺入才好，故爾在此商議。』關鈴道：『二位仁兄！自古大丈夫堂堂正正，既來助陣，不管他什麼陣，我們只從正中間殺入去，怕什麼？』二人大喜，叫聲『好！』就一齊拍馬，望着正中間，殺將進去。鎚打，槍挑，刀砍，番兵那裏招架得住！慌忙報上將臺道：『啓上狼主：有三個小南蠻殺入陣中，十分驍勇。衆平章俱不能抵敵。殺進中心來了。』其時兀朮坐在將臺上，看軍師指揮布陣，聽了此報，便把號旗交與哈迷蚩。自己提斧下臺，跨馬迎上來。正遇見關鈴等三人，兀朮大喝一聲：『呔！小南蠻，是何等之人，擅敢沖入某家的陣內來？』看見關鈴年紀幼小，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心中十分喜愛，便叫：『小南蠻！某家乃是大金邦昌平王』

兀朮四太子是也。我看你小小年紀，何苦斷送在此地！若肯歸順，某家封你一個王位，永享富貴，有何不美？」關鈴聽了，笑道：「咦！原來你就是兀朮！是我小爺的時運好，出門就撞見個寶貨。快拿頭來，送我去做見面禮。」兀朮大怒，罵一聲：「不中擡舉的小畜生！看某家的斧罷！」遂掄動金雀斧，當頭砍來。關鈴舉起青龍偃月刀，撥開斧，劈面交加。兩人戰了十餘合，惱了狄雷，變成一桿槍，兩柄鎚，一齊上前助戰。兀朮那裏敵得住這三個出林虎，直殺得兩肩酸麻，渾身流汗，只得轉馬敗走。又恐他們沖動陣勢，反自遶陣而走。因是兀朮在前，衆兵不好阻擋，那三人在後追趕，反把「金龍陣」沖得七零八落。

那陣內四位元帥，見陣腳散亂，就指揮衆將，四處追殺。關鈴正殺得熱鬧，看見了岳雲，便高聲大叫：「雲大哥！小弟在此！」岳雲見是關鈴，好不歡喜，便道：「賢弟來得好。快些幫我殺盡了這些番兵，同你去見爹爹。」那樊成舞動這桿鑿金槍，一槍一個，正殺得高興，正撞差孟邦傑，叫聲：「姊夫！我來也。」孟

邦傑見了，大喜道：『小舅來得甚好。快立些功，好見元帥報功。』那狄雷殺進番營中，正遇見岳爺，便高叫：『小將狄雷，特來投在元帥麾下効勞。』岳爺道：『將軍與國家出力，殺退了金兵，報功受職。』狄雷得令，抖擻精神，去打番兵。當時劉琦對岳爺道：『元帥少陪了。』竟帶領本部人馬，忽忽的殺出陣去了。連岳爺也不知其故。

岳公子銀鎚擺動，嚴成方金鎚使開，何元慶鐵鎚飛舞，狄雷雙鎚並舉，一起一落，金光閃爍，寒氣繽紛。殺得那些金兵尸如山積，血若川流，好生利害！

只一陣殺得那兀尤大敗虧輸，往下敗走。衆營頭立脚不住，一齊棄寨而逃，亂亂竄竄，敗走二十餘里。追兵漸遠，不道前隊敗兵發起喊來，原來是劉琦元帥抄着小路到此將樹木釘樁，阻住去路，兩邊埋伏弓弩手，一聲梆子響，箭如飛蝗一般的射來。兀尤傳令轉望左邊路上逃。走了一二十里，前軍又發起喊來。兀尤查問爲何？小番稟道：『前面乃是金牛嶺，山峯巉削，石壁危巒，單身

尙且要攀藤附葛，方能上去，何況這些人馬，如何過得？」兀朮下馬走上前一看，果然危險，不能過去。欲待要再尋別路，又聽見後邊喊聲震耳，追兵漸近，弄得進退兩難，心中一想：『某家統領大兵六十餘萬，想奪中原，今日兵敗將亡，有何面目見衆將！死於此地！』遂大叫一聲，撩衣望着石壁上一頭撞去，倒於地下。

畢竟不知兀朮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從君命起程歸臨安

兀朮望着石壁上一頭撞去，原欲捨身自盡。不道被哈迷蚩救起，一同逃到嶺上。那些番兵個個爭先，一擁而上，反擠塞住了，剛剛上得五六千人，忽然一聲響，那山路崩倒，因此，後邊人馬不得上山。看看追兵已到，把那些金兵，如砍瓜切菜一般，殺死無數。但追兵却不能上山。兀朮在嶺上，望見山下，見那本部人馬死得可憐，不覺眼中流淚，對着哈迷蚩道：「某家自進中原，所到之處，望風瓦解，不想遇着這岳南蠻如此利害，六十萬人馬，被他殺得只剩五六千人！還有何面目回去見老狼主，倒不如自盡了罷！」說罷，便拔出腰間佩劍。正要自刎，哈迷蚩將他雙手緊緊抱住，奪下佩刀。哈迷蚩叫聲：「狼主何必輕生！勝敗兵家常事。自古以來，權臣在內，大將豈能立功於外？待臣私入臨安，去訪

秦檜等他尋個機會，害了岳飛，何愁天下不得？兀朮大喜道：「如此待某家寫起一書來，與軍師帶去。」當下就取過筆硯，寫了一書，外用黃蠟包裹，做成一個蠟丸，遞與哈迷蚩道：「軍師你進中原，須要小心。」哈迷蚩道：「不勞狼主囑咐，小臣自會見機而行。」遂將蠟丸藏好，辭了兀朮，悄悄的暗進臨安而去。兀朮就傳令在山上安營。

岳元帥也就在金牛嶺下扎住營盤，賞勞兵將。一面寫本進朝報捷，一面催趲糧草，收拾衣甲，整頓發兵掃北。

★

★

★

★

★

哈迷蚩打扮做汴京人模樣，悄悄的到了臨安。那一日打聽得秦檜同了夫人王氏在西湖上遊玩，即忙也尋到湖上來。只見秦檜正在蘇堤邊泊下座船，與夫人對坐飲酒，賞玩景緻。哈迷蚩就高聲叫道：「賣蠟丸！賣蠟丸！」叫過東來，又叫過西去。那王氏聽得「賣蠟丸」只管叫來叫去，就望岸上一看，便

叫：『相公！這不是哈軍師麼？』秦檜一眼望去，說道：『不差不差！』便吩咐家人：『去叫那賣蠟丸的上船來見我。』家人領命，忙忙的走到船頭上，把手一招，叫那賣蠟丸人上船來，同了家人進艙跪下。秦檜問道：『你賣的是什麼蠟丸？可醫得我的心病麼？』哈迷蚩道：『我這蠟丸，專治的是心病。且有妙方在內。但要早醫，緩則恐其無效。』秦檜道：『既如此，且把丸子留下，我照方而服便了。』叫家人：『賞他十兩銀子去罷。』哈迷蚩會意，謝賞而去。

秦檜將蠟丸剖開看時，却是兀朮親筆之書，責備秦檜負盟：『被岳飛殺得大敗虧輸。若能害得岳飛，方是報我國之恩。倘得了宋朝天下，情願與汝平分疆界。』等語。秦檜看完，即將書遞與王氏道：『四太子要我謀害岳飛，當如何處置？』王氏道：『相公官居宰輔，職掌羣臣，這些小事，有何難處。況且前日藥酒之事，被牛臯識破，今若滅了金邦，功高無比，倘然回京，查究出此事來，我們一家性命難保。爲今之計，不如慢發糧草，只說今日欲與金國議和，且召他

收兵暫回朱仙鎮養馬。然後再尋一計，將他父子害了，豈不甚美！秦檜大喜道：『夫人之言有理。』遂命罷宴開船，上岸回府。

那哈迷蚩自見了秦檜，送了蠟書，依舊扮作客商模樣，取路回營，來見兀朮道：『臣在西湖上，見過秦檜夫妻，接了蠟丸，已是會意。料他必然有計與狼主搶天下。我等且回關外，再差人打聽消息便了。』兀朮遂命拔寨，帶領了敗殘人馬，往關外去了。

那岳元帥與各元帥在營中商議調兵養馬，打點直搗黃龍府，迎還二聖，早晚成功。却是糧草不至，不知何故。正在差官催趲軍糧，刻日掃北，忽報有聖旨下。岳爺一同衆元帥出營接旨，欽差宣讀詔書，却是召岳飛班師，暫回朱仙鎮歇息養馬，待秋收糧足，再議發兵。岳爺送了欽差，回營坐定。當下韓元帥開

言道：「大元帥以十萬之衆，破金兵百萬，亦非容易。今成功在卽，不發兵糧，反召元帥兵回朱仙鎮，豈不把一段大功，沉於海底！這必是朝中出了奸臣，怕大將立功。元帥且自酌量，不可輕自回兵。」岳元帥道：「自古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不可貪功，違了旨意。」劉元帥道：「元帥差矣。古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金人銳氣已失，我兵鼓舞用命，恢復中原，在此一舉。依着愚見：不如一面催糧，一面發兵，直抵黃龍府，滅了金邦，迎回二聖，然後歸朝，將功折罪，豈不爲美！」岳道：「衆位元帥！有所不知。本帥因槍挑小梁王，逃命歸鄉，年荒歲亂，盜賊四起。有洞庭湖楊么差王佐來聘本帥，本帥雖然不去，却結識了王佐，故有斷臂之事。我母恐我一時失足，將本帥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所以一生只圖盡忠。既是朝廷聖旨，那管他奸臣弄權？」遂傳令拔寨起營。一聲砲響，十三處人馬，分作五隊，滔滔的回轉朱仙鎮。依舊紮下十三座營頭，各各操兵練卒，專待秋收後進兵。

一面喚過岳雲暗暗分付道：「方今奸臣弄權專主和議，朝廷聽信奸言，希圖苟安一隅，無用兵之志。不知將來如何。你可同張憲回到家中，看望母親，傳教兄弟些武藝。倘有用你之處，再來喚你。」二人領命，拜別了岳翁，來與關鈴作別，便道：「向日承我弟所贈寶駒，愚兄目下歸鄉，並無用處，今日物歸故主。愚兄暫時拜別，不久再得相會。」關鈴只得收了赤兔馬，依依不捨，直送至十里方回。那岳雲自和張憲二人一同歸鄉去了。

★

★

★

★

★

岳翁一日同衆元帥坐談議論，忽叫一聲：「張保何在？」張保應聲道：「有。小人在此。元帥有何分付？」岳翁對着衆元帥道：「這個張保，乃是李太師的家丁，送與我做個伴身，想要尋個出身。他隨我數年苦戰，元帥們也知他的功勞。今蒙聖恩賜我的空頭獎劄，本帥意欲與他一道，往濠梁去做個總兵，可使得麼？」衆元帥道：「大元帥何出此言！張將軍在帳下，不知立了多少大

功，莫說總兵，再大些也該。」岳元帥便取過一道箭子，填了姓名，就付與張保道：「你可回去領了家小，一齊上任。」張保道：「小人不願爲官，情願在此跟隨元帥。」岳道：「人生在世，須圖個出身，方是男子漢。你去，不必多言。」張保見岳主意已定，只得稟道：「小人去便去，若做不來總兵，是原要來伏侍元帥的。」岳道：「只要你盡心保國，有何做不來之理！」張保叩辭了，并拜別了衆位元帥，出營起身去了。

岳又叫聲王橫。王橫跪下道：「元帥有何分付？」岳道：「我欲叫你去，做個總兵，你心下如何？」王橫連忙叩頭稟道：「啊呀！小人是個粗人，只曉得跟隨大老爺過日子，不曉得做什麼總兵總將的。若要小人去做官，情願就在老爺跟前自盡了罷！」岳道：「既然如此，便罷了。」王橫謝了元帥起來，走過一邊。衆元帥道：「難得元帥手下多是忠義之人，所以兀尤屢敗。」

正在閒談，忽報聖旨又下。衆元帥一同接進。天使開讀，却是命岳元帥在

朱仙鎮屯養兵馬衆元帥節度且暫回本汛候糧足聽調衆元帥謝恩送出天使。回營養馬三日。韓元帥，張元帥，劉元帥，與各鎮總兵，節度使，齊到大營，與岳元帥作別。俱各拔寨起身，各回本汛去了。

岳爺在朱仙鎮上，終日操兵練將。又令軍士耕種米麥，專等旨意掃北。不道秦檜專主和議，使命在金國往返幾回，終無成議。看看臘盡春殘，又是夏秋時候。一日閒坐帳中，觀看兵書，忽報聖旨下。岳飛連忙迎接，開讀却是：『因和議已成，卽命岳飛回兵，進京加封官職。』岳爺謝恩畢，送出天使，回到營中，對衆將道：『聖上命我進京，怎敢抗旨！但奸臣在朝，此去吉凶未卜。我且將大軍不動，單身面聖，情願獨任掃北之事。倘聖上不聽，必有疎虞。衆兄弟們務要戮力同心，爲國家報讎雪恥，迎得二聖還朝，則岳飛死亦無恨也。』衆將道：『元帥還該商議，怎麼就要進京？』岳爺道：『此乃君命，不得不行。』

正說之間，又報有內使齎着金字牌，遞到尙書省劄子，到軍前來催元帥

起身。岳爺慌忙接過。又報金牌來催。不一時間，一連接到十二道金牌。內使道：

『聖上命元帥速即起身，若再遲延，即是違逆聖旨了！』岳爺默默無言，走進

帳中，喚過施全、牛皋二人來道：『二位賢弟！我把帥印交與二位，暫與我執掌

中營。此乃大事，須當守我法度，不可縱兵擾害民間，也不枉我與你結義一

番。』說罷，就將帥印交付二人收了。再點四名家將，同了王橫起身。衆統制等

并一衆軍士，齊出大營跪送。岳爺又將好言撫慰了一番，上馬便行。但見朱仙

鎮上的居民百姓，一路攜老挈幼，頭頂香盤，挨挨擠擠，衆口同聲攀留元帥。岳

爺揮淚對着衆百姓道：『爾等不可如此！聖上連發十二道金牌召我，我怎敢

抗違君命！况我不久復來掃清金兵，爾等自得安寧也。』衆百姓無奈，沒一個

不悲悲楚楚，只得放條路讓岳爺過去。衆將送了一程，岳爺道：『諸位將軍！各

自請回罷。』大衆俱各灑淚作別，直待看不見了岳爺，方各回寨。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斟冤獄周二畏掛冠

探囹圄張總兵死義

岳爺同王橫帶著四名家將，離了朱仙鎮，望臨安進發。在路行了兩三日，已到平江，忽見對面來了錦衣衛指揮馮忠，馮孝，帶領校尉二十名，兩下正撞着，馮忠便問：『前面來的，莫非是岳元帥麼？』王橫上前答道：『正是帥爺。你們是什麼人？問他做甚？』馮忠道：『有聖旨在此。』岳爺聽得有聖旨，慌忙下馬俯伏。馮忠，馮孝即將聖旨開讀道：『岳飛官封顯職，不思報圖，反按兵不動，尅減軍糧，縱兵搶奪，有負君恩。着錦衣衛拿解來京，候旨定奪。』岳爺方要謝恩，只見王橫環眼圓睜，雙眉倒豎，提起熟銅棍，大喝一聲：『住着！我馬後王橫』是也。俺隨元帥征戰多年，別的功勞休說，只如今朱仙鎮上二百萬金兵，我們捨命爭先，殺得片甲不留，怎麼反要拿俺帥爺？那個敢動手的，先吃我一

棍。」岳爺道：「王橫！此乃朝廷旨意，你怎敢囉唆，陷我不忠之名罷罷！不如自刎了，以表我之心跡罷！」遂向腰間拔出寶劍，遂欲自刎。四個家將慌了，一齊上前抱住，奪下寶劍。王橫跪下哭道：「老爺難道憑他拿去不成！」馮忠見此光景，隨提起腰刀來砍王橫。王橫正待起身，岳爺喝一聲：「王橫！不許動手！」王橫再跪下來，已被馮忠一刀砍中頭上，衆校尉一齊上來。可憐王橫半世豪傑，今日被亂刀砍死。

那四個家將見風色不好，騎看岳爺的馬，拾了銅棍，帶了寶劍，乘鬧裏一齊走了。岳爺止不住兩淚交流，對馮忠道：「這王橫亦曾與朝廷出力，今日觸犯了貴欽差，死於此地。望貴欽差施他一口棺木盛殮，免得暴露形骸。」馮忠應允，就傳地方官備棺盛殮。一面暗暗將秦檜的文書，傳遞各汎地方官府，禁住往來船隻，細細盤詰，不許走漏風聲。一面將岳爺上了囚車，解往臨安。到了城中，暗暗送往大理獄中監禁。

次日秦檜傳一道假旨，命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勘問。三畏接了聖旨，供在公堂，卽在獄中取出岳飛審問。岳爺到了堂上，見中央供着聖旨，連忙跪下道：「犯臣岳飛朝見願我皇萬歲！」拜畢，然後與三畏見禮道：「大人！犯官有罪，只求大法臺從公審題。」三畏吩咐請過了聖旨，然後正中坐下，問道：「岳飛！你官居顯爵，不思發兵掃北，以報國恩，反按兵不動，坐觀陣敗，又且剋減軍糧，你有何辯？」岳爺道：「法臺大人差矣！若說按兵不動，犯官現敗金兵百餘萬，掃北成功，已在目前，忽奉聖旨召回朱仙鎮養馬。現有元帥韓世忠，張信，劉琦等可證。」周三畏道：「這按兵不動，被你說過了。那剋減軍糧之事，是有的了。有何分說？」岳爺道：「岳飛一生愛惜軍士，如父子一般，故人人用命。剋了何人之糧，減了何人之草，也要有人指實。」三畏道：「現有你手下軍官王俊告帖在此，想你剋減了他的口糧。」岳爺道：「朱仙鎮上共有十三座大營，有三十餘萬人馬，何獨剋減了王俊名下之糧？望法臺大人詳察。」周三畏聽了，心

中暗暗想道：『這樁事，明明是秦檜這奸賊設計陷害他。我如今身為法司，怎肯以屈刑加於無罪！』便道：『元帥且暫請下獄，待下官奏過聖上，候旨定奪！』岳爺謝了，獄卒復將岳爺送入獄中監禁。

那周三畏回到私衙，悶悶不悅，仰天嘆息道：『得寵思辱，居安慮危。岳公做到這樣大官，有這等大功，今日反受這奸臣的陷害，我不過是個大理寺，在奸臣掌握之中，若是屈勘岳飛，良心何在！況且朋惡相濟，萬年千載，被人唾罵。若不從奸臣之謀，必遭其害。真個進退兩難！不如棄了這官職，隱跡埋名，全身遠害，豈不為美！』定了主意，暗暗吩咐家眷，收拾行囊細軟，解下束帶，脫下羅袍，將印信幙頭象簡，俱安放在案桌之上。守到五更，帶了家眷，并幾個心腹家人，私出湧金門，潛身走脫。

到了次日天明，吏役等方纔知道本官走了，慌忙到相府報知。秦檜大怒，要將衙吏治罪。衆人再三哀求，方纔饒了。就限在這一千人身上，着落他們緝

拿周二畏又行移文書到各府州縣勒限緝獲。秦檜見周二畏不肯依附他，掛冠逃去，想了一會，便吩咐家人道：『你悄悄去請了万俟卨，羅汝楫二位老爺來，我有話說。』家人領了鈞旨，來請二人。那万俟卨，乃是杭州府一個通判。羅汝楫是個同知。這兩個人在秦檜門下走動，如狗一般，聽說是太師相請，連忙坐轎到相府，下轎一直進書房內來，參見秦檜，賜坐待茶畢。二人足恭問道：『太師爺呼喚卑職二人，不知有何鈞諭？』秦檜道：『老夫相請二位到此，非爲別事，只因老夫昨日差大理寺周二畏審問岳飛罪案，不想那廝掛冠逃走，現在緝拿治罪。老夫明日奏聞聖上，卽陞你二人抵代此職，委汝勘問此案，必須嚴刑酷拷，審實他的罪案，害了他的性命。若成了此段大功，另有陞賞。不可違了老夫之言！』二人齊聲道：『太師爺的鈞旨，卑職怎敢不遵！總在我二人身上，斷送了就是。』說罷，遂謝恩拜別，出了相府，回衙。

次日秦檜就將万俟卨高陞做大理寺正卿，羅汝楫做了大理寺寺丞。在朝

官員，那個敢作一聲！二人卽刻上任。

過了一日，就在獄中提出岳飛審問。岳爺到滴水簷前，抬頭一看，見堂上坐着他兩個，却不見周三畏。便問提牢獄卒道：「怎不見周老爺？」獄卒道：「周老爺不肯勘問這事，掛冠走了。今日是秦丞相陞這万老爺，羅老爺做了大理寺，差他來勘問的。」岳爺道：「罷了！罷了！他前日解糧來，被我打了四十，當初懊悔不若殺了他，今日反死於二賊之手也！」就走上堂對着二人舉手道：「大人在上！岳飛沒有公服，恕不施禮了！」万俟卨道：「胡說！你是朝廷的叛逆，我奉旨勘問，怎見了我不跪？」岳爺道：「我有功於國家，無罪於朝廷，勘問甚麼？」羅汝楫道：「現有你部下軍官王俊告你，按兵不舉，虛運糧草，詐稱無糧。」岳爺道：「朱仙鎮上現有十三座大營，二十萬人馬，怎說得個無糧？」万俟卨道：「無糧不成，反輸一帖，難道我倒跪了你罷！」岳爺道：「我是一個都元帥，怎麼反來跪你？」二人道：「不要與他講。請過聖旨來。」二賊卽

將聖旨供在中央。岳爺只得跪下。那二賊將公案移在傍邊，下首坐着。便道：『岳飛！你快快將按兵不舉，私通外國的情由招上來。』岳爺道：『既有告人王俊，可叫他來面證。』万俟卨道：『那王俊是北邊人，到這裏臨安來，不服水土，吃多了海蜇，脹死了。人人說你是個好漢，這小小的殺頭罪，就認了罷，何必有這許多牽扯！』岳爺道：『胡說！別樣猶可，這叛逆的罪，如何屈得我！』二賊道：『既不招。』叫左右：『先與我打四十。』左右一聲吆喝，將岳爺扯下來，重重打了四十。可憐打得鮮血迸流，死去再醒，只是不肯招認。二賊又將岳爺拷問一番，用檀木拶指，命二人用杖敲打，打得岳爺頭髮散開，就地打滾，指骨盡碎。岳爺只是呼天搥胸，那裏肯招！二賊只得命獄卒仍舊帶去收監，明日再審。

二賊退回私宅，商議了一番，弄出一等新刑法來，叫做「披麻問」，「剝皮拷」。連夜將麻皮揉得粉碎，魚膠熬得爛熟，端正好了，次日又帶岳爺出來審問。万俟卨道：『岳飛！你好好將按兵不動，意圖謀反，快快招來，免受刑法。』

岳爺道：『我一生立志恢復中原，雪國之恥。現在朱仙鎮上同着韓、張、劉、衆元帥，力掃金兵二百萬。若再寬幾日，正好進兵燕山，直搗黃龍，迎取二聖還朝。不意聖旨促回兵歇馬，連用金牌十二道，召我到來。那有按兵不舉之事？十三座營頭，三十多萬人馬，若有尅減軍糧，怎能够安然如堵？岳飛一點忠心，惟天可表，叫我招出什麼來？』万俟卨道：『既不招，夾起來。』左右即將岳爺夾起，又喝打了一回。岳爺受刑不過，大叫道：『既要我招，取紙筆來，待我親寫招狀。』二賊大喜，叫典吏與他紙筆硯。岳爺接了，寫成一張招狀，遞與二賊。二賊接來一看，只見上寫着：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節制河北諸路招討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武昌郡開國公岳飛招狀：飛生居河北，長在湯陰。幼日攻習詩書，壯年掌握軍兵。正值權奸板蕩，藝祖之鴻基，復遇靖康喪敗皇都之大業。三千粉黛，一日遭殘。八百

胭脂，霎時被擄。君臣北狩，百姓流離。萬民切齒，羣宰相依。幸而聖主龍飛，淮甸虎踞金陵。帝室未絕，乾坤再造。不思二帝埋沒於沙漠，乃縱倖臣弄權於廟廊。丞相雖主通和，將軍必爭用武。飛折矢爲誓，與衆會期。東連海島，學李勤跨海征東。南及滇池，仿諸葛渡瀘深入。羨班超闢土開疆，慕平仲添城立堡。正欲直搗黃龍，迎回二聖。平吞鴨綠，一統中原。方滿飛心，始全予志。昔者羣雄並起，寇盜縱橫。區區奮身田野，注籍戎行。戚方本國家大盜，鞭指狼烟頓息。王善乃太行巨寇，旗揮卽便剿除。除劉豫一賊之功，縛劉、苗二將之力。收楊虎，何元慶軍中之助，服曹成，楊再興帳下之雄。斬楊么於洞湖庭，敗兀朮於黃天蕩。牛頭山殺賊，尸積如山。汴水河創金，血深似海。北方聞我兵進，人人膽破。南嶺見我旗至，個個心寒。朱仙鎮上，百千鐵甲奔逃。丞相奸謀，十二金牌召轉。前則遵旨屯兵，今乃奉徵見帝。有賊權奸，謀誅忠直。設計陷我謀反，將飛賺

入監牢。千般拷打，並無抱怨朝廷。萬種嚴刑，豈自出於聖主？飛雖死去，但天公無私，必能分皂白，而證是非。右飛所供是實，如虛甘罪無辭。」

萬羅二賊看了大怒，喝教左右將岳爺衣服去了，把魚膠敷上一層，將麻皮搭上。一時間，將岳爺身上搭了好幾處。便問：「岳飛招也不招？」岳爺道：「你誤了軍糧，打了你四十，今日欲陷我於死地。我死必爲厲鬼，殺你二賊。」二賊大怒道：「你性命只在頃刻，還敢胡言！」吩咐左右：「與我扯！」左右一聲答應，就把麻皮一扯，連皮帶去了肉一塊。岳爺大叫一聲：「痛殺我也！」霎時暈去。左右連忙將水來噴醒。万侯高又問：「岳飛！你若不招，叫左右再扯。」岳爺大聲叫道：「罷罷！我如今就死了也罷！我那岳雲、張憲，不要壞了我一世忠名纔好！」那二賊聽見此言，直嚇得汗流浹背，把舌一伸，就分付掩門。左右答應一聲：「吓！」就把門掩了。二賊假意起身，請岳爺坐了，說道：「下官看元帥的供詞，盡是大功，我二人本欲上本保留元帥。奈是秦丞相主意，此本決難

到得聖前。方纔元帥說有公子并貴部張憲，何不修書一封，請他到此，上一辨冤本，下官二人就好於中幫助。不知元帥意下若何？」岳爺道：「甚好！甚好！即使聖上不准，我亦情願與這兩個孩兒同死於此，方全得我父子二人忠孝之名。」隨卽寫了一封家書，交與万俟卨。万俟卨分付仍送進獄中。

這兩個奸黨，就帶了岳爺的招狀，忙到相府通報。秦檜命進私宅相見。二人進來見了秦檜道：「門下小官，奉太師爺的鈞旨，連日勘問，岳飛受了多少嚴刑。今日寫下一張供狀在此。」就雙手呈上。秦檜看罷，大怒道：「那廝如此無理，何不一頓就打殺了他！」万俟卨道：「太師爺不知岳飛寫下此辭，小官卽要加以嚴刑。忽聽他大叫道：『我死之後，岳雲，張憲這兩個孩兒，不要壞了我的忠名方好！』小官倘打殺了他，那岳雲，張憲有萬夫不當之勇，領兵前來，不要說我與丞相，連朝廷也難保！爲此小官忙掩了門，向岳飛假說救他，騙他寫書，叫岳雲，張憲來上辨冤本。特來呈與太師爺定奪。」秦檜看了大喜道：

「這是二位賢契的大才。」就同進書房中去，喚過慣寫字的門客來，將岳飛的筆跡，照樣套寫。更改了幾句。說是：「奉旨召回臨安，面奏大功。朝廷甚喜。叫你可同張憲速到京來，聽候加封官職。不可遲誤。」寫完封好，即差能事家丁徐寧，星夜往湯陰縣去，哄騙岳公子，張憲到來，只望一網打盡。這裏就委方羅二賊在監內另造十間號房，名喚「雷」「霆」「施」「號」「令」「星」「斗」「煥」「文」「章」專等監禁家屬人等。方羅二賊，即去建造號房。

其時臨安有兩個財主，本是個讀書君子，一位姓王名能，一位姓李名直。他二人曉得岳爺受屈，就替岳爺上下使錢。那獄卒得了錢財，多方照看，替岳爺洗淨棒瘡，用藥敷上。那獄官倪完，原是個好人，見岳爺是個功臣，被奸臣所害，明知冤屈，故亦用心伏侍。故此岳爺在監安然無事。

★ ★ ★ ★ ★

濠梁總兵張保，自從和妻子洪氏領了兒子張英到任上來，過得年餘。忽然一日有軍校來報：『打聽得岳元帥在朱仙鎮上屯兵耕地，忽然有聖旨召回，不知何故。』張保聽了，好生疑惑，一連幾日，覺得心神恍惚，坐臥不寧。便對夫人道：『這幾日不知我爲什麼，只管心驚肉跳。我想做了這個總兵官，反覺得拘拘束束，沒甚趣味。目下岳公子住在家中，我意欲同你到湯陰去，依舊住在帥府中。不知夫人意下若何？』洪氏道：『將軍自古道：「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爲了些小功名，絆住身子，倒不如到帥府去住，反可脫然無累，逍遙自在。』張保大喜，忙忙的收拾了行李，將總兵印信挂在梁上，帶了三四名家將，悄悄的一路望湯陰而來。

不一日，來至永和鄉岳家帥府門首，將軍馬停住。岳安卽忙進內報知李氏夫人，夫人道：『快請進來相見。』張保夫妻同了兒子來到內堂，拜見了夫人，又拜見了鞏氏夫人，然後將不願做官的話，說了一遍。夫人道：『總兵來得

正好。現在傳聞：老爺欽召進京。前日老爺忽又着人持書來，把大公子並張將軍叫了去。不知爲着何事，好生罪念！這幾日又只管心驚肉跳，日夜不寧。意欲煩總兵前去探聽消息，未知可否？」張保道：「既有此事，夫人不叫小人去，小人也走一遭。」就向洪氏道：「你在此，好生伏侍夫人公子。我明日就往臨安去，探聽大老爺的行藏。」

當時夫人分付備辦酒席，與張總兵夫婦接風，打掃房間安歇。過了一宵。次日飯後，張保分付了妻子幾句，打疊了一個包裹，獨自一個背了，辭別了兩個夫人，出門望臨安進發。

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大江口，前路一望茫茫蕩蕩，並無一隻渡船，走來走去，那裏覓處，天又黑將下來，江口又無宿處。正在舒頭探望，忽見一個漁人，手中提着一壺酒，籃內不知放些什麼東西，一直走向蘆葦中去。張保就跟着上去一看，却是灘邊泊着小船一隻。那人提着東西上船去了，張保叫聲：

『大哥！渡我一渡！』那人道：『如今秦丞相禁了江，不許船隻往來。那個敢渡你？』張保道：『我有緊要事，大哥渡我一渡，不忘恩德？』那人道：『既如此，你可下船來耽擱一會，等到半夜裏渡你過去。但是不要大驚小怪，弄出事來！』張保道：『便依你，決不連累你。』張保一面說，一面鑽進艙裏，把包裹放下。那人便道：『客官你一路來，大約不曾吃得夜飯，我方纔在村裏賒得一壺酒來，買了些牛肉在此，胡亂喫些，略睡睡，等到三更時分，悄悄過江去便了。』張保道：『怎好相擾！少停，一總奉謝。』那人便將牛肉裝了一碗，篩過一碗酒，奉與張保，自己也篩酒奉陪。張保行路辛苦，將酒來一飲而盡，說道：『好酒好酒！』那人又篩來。張保一連喫了幾碗，覺道有些醉意，便道：『大哥！我吃不得了。少停上岸，多送船錢與你。』一面說，一面歪着身子，靠在包裹上去打盹。那人自將酒瓶并喫剩的牛肉，收拾往艙上去了。

停了好一會，已是一更天氣。那人走出船頭，將纜解了，輕輕的搖出江心，

鑽進艙來，就把纜繩，輕輕的將張保兩手兩腳捆住，喝道：『牛子醒來！』那張保在夢裏驚醒，見手腳俱被縛住，動彈不得，叫聲：『苦也！我今日就死也罷了！』但是不知元帥信息，怎得瞑目！那人聽了，便道：『你實說是何人？』張保道：『我乃岳元帥帳下，一馬前張保。』爲因元帥進京久無信息，故此我要往臨安探聽。不意撞在你這橫死神手內！』那人聽了，叫聲：『啊呀！不知是岳元帥手下將官，多多有罪了？』連忙解下繩索，再三請罪。張保道：『原來是個好漢。請問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覆姓歐陽，名從善。只因宋朝盡是一班奸臣掌朝，殘害忠良，故此不想富貴，只圖安樂，在此大江邊做些私商，倒也快活。你家元帥，沒有主意，由他送了江山，管他則甚？何苦捨身爲國？我聞得岳元帥過江去，到平江路，就奉旨拿了。又聽得有個「馬後王橫」，被欽差砍死。就從那日起，禁了江，不許客商船隻往來，故此不知消息。』張保聽了，大哭起來。從善道：『將軍休哭！我送你過江去，休要弄出事來！』一面就去把船撐開，到了

僻靜岸邊，說道：『將軍小心上岸，小弟不得奉送了！』張保再三稱謝，上了岸，那歐陽從善自把船仍搖過江去了。

張保當夜就在樹林內蹲了一夜。等到天明，一路望臨安上路。路上暗暗打聽，並無信息。一日到得臨安，在城外尋個宿店安歇。次日挨進城去，逢人便問。那一個肯多言惹禍。訪問了幾日，毫不知情。一日清晨早起，偶然走到一所破廟門首，聽得裏邊有人說話響。張保就在門縫裏一張，只見有兩個花子，睡在草鋪上閒講，聽得一個道：『如今世界做什麼官！倒不如我們花子快樂自在，討得來就吃一碗，沒有就餓一頓，這時候還睡在這裏，無拘無束。那岳元帥做到這等大官，那裏及得我來？』那一個道：『不要亂話！倘被人聽得，你也活不成了。』張保聽見了，就一脚把廟門踢開。那兩個花子，驚得直豎起來。張保道：『你兩個不要驚慌。我是岳元帥家中差來探信的，正訪不出消息，你二人既知，可與我說說。』那兩個花子，只是撒撒的抖，那裏肯說，只說：『小，小，人，

們，們，不曾說什麼！張保就一手將一個花子提將起來道：『你不說，我就攢殺了你。』花子大叫道：『將爺不要着惱，放了我，待我說。』張保一手放下道：『快說快說！』那花子土神一般，對着那個花子道：『老大！你把門兒帶上了，站在門首探望探望。倘有人走來，你可咳嗽一聲。』那個花子走出廟門。這裏連忙掩上了，便把秦檜陷害岳，又到他家中去將他公子岳雲及將張憲騙到這裏，就一齊下在大理寺獄中，不知做些什麼，若有人提起一個「岳」字，就拿了去送了性命。因此小人們不敢說。將軍千萬不要說是我阿二說的吓！張保聽了這一席話，驚得半晌作不得聲，身邊去摸出一塊銀子，約有二錢來重，賞了花子，奔出廟門。

再回到下處，取了些碎銀子，走到做衣店裏，買了幾件舊衣服，又買了一個筐籃，央主人家備辦了些點心酒餚，換了舊衣，穿上一雙草鞋，竟往大理寺監門首，輕輕的叫道：『裏邊的爺！小人有句話講。』那獄卒走來問道：『有甚

話講。」張保道：「老爺走過來些。」那獄卒就走到柵欄邊，張保低低的說道：「裏邊有個岳爺，是我的舊主人，喫過他的糧，我因病，退了糧，今日特來送餐飯與他，聊表一點私心。有個薄禮在此，送與爺買茶喫，望乞方便。」那禁子接過來，約有三四兩重，暗想：「王、李二位相公，分付：倘有岳家的人來探望，須要周全。落得賺他三四兩銀子。」便道：「這位爺是秦丞相的對頭，不時差人來打聽的。我便放你進去，切莫高聲，要連累我們！」張保道：「這個自然。」那獄卒開了監門，張保走進去，對禁子道：「你可知我是什麼人？」那獄卒把張保仔細一看，方纔在外面是曲背躬身的，進了監門，站直了，却是長長大換了一個人了。獄卒道：「爺爺是害我不得的！」張保道：「不要驚慌。我非別人，乃濠梁總兵「馬前張保」是也。」獄卒聽了，慌忙跪下道：「爺爺小人不知，望老爺饒了小人之命罷！」張保道：「我怎肯害你！你只說我主人在那裏。」獄卒道：「丞相爲了岳爺爺，新造十間牢房，喚「雷」「霆」「施」「號」「令」

「星」「斗」「煥」「文」「章」。岳爺爺同着二位小將軍，俱在「章」字號內。」張保道：「既如此，你可引我去見。」禁子起來，又看了一看道：「老爺這酒飯。」張保道：「你放心！我們俱是好漢，決不害你的。」那禁子先進去稟知，然後請張保進去。

張保走進監房，只見岳元帥青衣小帽，同倪獄官坐在中間講話。岳雲、張憲却手鐐脚銬坐在下面。張保上前雙膝跪下，叫一聲：「老爺！爲何如此？」岳爺爺道：「你不在濠梁做官，到此怎麼？」張保道：「小人不願爲官，棄縣回轉湯陰，不想公子也至於此！」岳爺爺道：「你既不願爲官，就該歸鄉去了，又到這裏何幹？」張保道：「一則探老爺消息，二來送飯，三來請老爺出去。」岳爺爺道：「張保！你隨我多年，豈不知我心跡！若要我出去，須得朝廷聖旨。你也不必多言。既來看我，不要辜負了你的好意，把酒飯來領了你的情。快些出去，不要害了這位倪恩公！」

張保就將酒飯送上去。岳爺用了一杯酒，叫張保快些出去。張保走下來對岳雲，張憲道：「二位爺！難道也不想出去的了麼？」二人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爹爹既不出去，我二人如何出去？」張保道：「是小人失言了。小人也奉敬一杯。」二人道：「也領你一個情。」那倪獄官與禁子看了，俱皆落淚道：「難得難得！」岳爺又道：「張保出去罷！」張保道：「小人還有話稟上。」復上前跪下道：「張保向蒙老爺抬舉，不能伏侍得老爺終，小人雖是個愚蠢之人，難道不如王橫麼？今日何忍見老爺公子受屈！不如先向陰間，等候老爺來伏侍罷！」遂立起來，望着圍牆石上，將頭一撞，一聲響，頭顱已碎，腦漿迸出而死。

那倪獄官看見，心中十分傷慘。岳雲，張憲痛哭起來。獨有岳爺哈哈大笑道：「好張保！好張保！」倪完道：「這張總爺路遠迢迢趕來，爲不忍見元帥受屈，故此撞死，帥爺反不哀憐他，怎麼反大笑起來？」岳爺道：「恩公！你不知！我

們有了「忠孝節」俱全，獨少個「義」字。他今日一死，豈不是「忠孝節義」四字俱全了！說罷，放聲大哭起來。衆人無不下淚。哭了一回道：「望恩公將他的尸首周全出去方好！」倪完道：「這個不消帥爺吩咐。」卽刻差人去報與王能，李直知道，將屍首抬在後邊。直到黃昏時候，王、李二人將棺木抬起來，把屍首從牆下吊出收殮，釘好材頭，上寫着：「濠梁總兵張公之柩。」叫心腹家人抬出城去，放在西湖邊螺螄殼內。可憐張保伏侍岳爺這好幾年，立了多少功勞，纔博得個前程，不願爲官，今日仗義死於此地。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風波亭父子成仁

高宗皇帝，一日忽然扮做客商模樣，叫秦檜改裝作伴，往臨安城內私行閒耍。秦檜只得也扮做個伴當。私行出了朝門，各處走了一會。偶然來至龍吟庵門首，只見圍着許多人在那裏，不知做什麼。高宗同着秦檜挨進人叢裏去一看，却是一個拆字先生，招牌上寫着：「成都謝潤夫觸機測字。」撐着帳篷，擺張桌子，正在那裏替人拆字。高宗站在桌邊，看他拆字一回，覺得有文有理，遂上前坐下道：「先生也與我拆個字。」謝石道：「請書一字來。」高宗隨手寫了一個「春」字，遞與謝石。謝石道：「好個「春」字，常言道：「春爲一歲首。」足下決非常人。况萬物皆春，包藏四時八節。請問尊官所問何事？」高宗道：「終身好否？」謝石道：「好好好！大富大貴，總不可言。但有一言：「秦頭」

太重，壓「日」無光，若有姓秦的人，切不可相與他，恐害在他手內！牢記牢記！」高宗伸手身邊，摸出一塊銀子，謝了先生，拱手立起，悄悄對秦檜道：「賢卿也試拆一字。」秦檜無奈，隨手寫了一個「幽」字，遞與謝石。謝石道：「這位尊官所問何事？」秦檜道：「也是終身。」謝石道：「幽」字雖有泰山之安，但中間兩個「絲」字纏住，只叫做「雙龍鎖骨，尸體無存。」目下雖好，恐後來年老齒壞，遇硬則衰，須要早尋退步方好。」秦檜道：「領教了。」也送了些謝金，同着高宗去了。內中有認得的，說：「你這先生，字雖斷得好，只是拆出禍來了。方纔那頭一個，正是當今天子。第二個，便是秦丞相。你講出這些言語，豈肯饒恕你麼？」又有一人道：「我們走開的罷！不要在此說是非，打在一網裏！」衆人聽了，俱一鬨而散。

謝石想道：「不好！」遂棄了帳篷，急忙的逃走了。秦檜陪着高宗回進朝中，辭駕回府，忙差家丁去拿那拆字的來。家丁去拿時，早已不在。再往各處

抓尋，並無蹤跡。一連緝獲了三四日，不見影響，也只得罷了。

且說秦檜命万俟卨、羅汝楫兩個奸賊，終日用極刑拷打岳父子張憲三人招認。已及兩月，並無實供，悶悶不悅。這一日已是臘月二十九日，秦檜同夫人王氏在東窗下，向火飲酒，忽有後堂院子傳進一封書來。秦檜拆開一看，原來不是書，却是心腹家人徐寧遞進來民間的傳單，是一個不怕死的白衣名喚劉允升，寫岳元帥父子身受屈情由，挨門逐戶的分派，約齊日子，共上民表，要替岳爺伸冤。秦檜看了，雙眉緊鎖，好生愁悶。王氏問道：「傳進來的是什麼書？相公看了，就這等不悅？」秦檜就將傳單遞與王氏道：「我只因詐傳聖旨，將岳飛父子拿來監在禁中，着心腹人万俟卨、羅汝楫兩個用嚴刑拷打，要他招認反叛罪名，已經兩月，竟不肯招。今民間俱說他冤屈，要上民本。倘然口碑傳入宮中，豈是兒戲。欲放了他，又恐違了四太子之命。以此疑慮不決。」王氏將傳單略看了一眼，即將火筋在爐中炭灰上，寫着七個字道：「縛虎容易

縱虎難。」秦檜看了點頭道：「夫人之言，甚是有理。」即將灰上的字跡攪抹。二人正說之間，內堂院子裏出來稟道：「万俟卨老爺送黃柑在此，與太師解酒。」秦檜收了。王氏道：「相公可知這黃柑有何用處？」秦檜道：「這黃柑最能散火毒，故爾送來。可叫丫鬢剖來下酒。」王氏道：「不要剖壞了！這個黃柑，乃是殺岳飛的劊子手！」秦檜道：「柑子如何說是劊子手？」王氏道：「相公可將這柑子撈空了，寫一小票，藏在裏邊，叫人轉送與勘官，教他今夜將他三個，就在風波亭結果了。一樁事就完結了。」秦檜大喜，就寫了一封書，叫丫鬢將黃柑的瓢去乾淨了，將書安放在內，封好了口，叫內堂院子交與徐寧，送與力俟高去。

★

★

★

★

★

這時節已將岳雲，張憲另拘一獄，使他父子不能見面了。到得除夜，獄官倪完備了三席酒，將兩席分送在岳雲，張憲房裏，將這一席，倪獄官親送到岳

爺房內擺好，說道：「今日是除夜，小官特備一盃水酒，替帥爺封歲。」岳爺道：「又蒙恩公費心！」就走來坐下，叫聲：「恩公請坐。」倪完道：「小官怎敢！」岳爺道：「這又何妨！」倪完告坐，就在旁邊坐下相陪。飲過數盃，岳爺道：「恩公請便罷。我想恩公一家，自然也有封歲的酒席，省得尊嫂等候。」倪完道：「大人不必記念。我想大人官至這等地位，功蓋天下，今日尙然受此淒涼，何況倪完夫婦乎！願陪大人在此吃一盃。」岳爺道：「如此多謝了。還乞恩公借紙筆來一用。」倪完即將紙筆取來。岳爺修書一封，把來封好，遞與倪完道：「恩公請收下此書。我岳飛自知必死，待我死後，拜死煩恩公前往朱仙鎮去。我那大營內，是我的好友施全，牛皋護着帥印，還有一般弟兄們，個個是英雄好漢，聞我凶信，必然做出事來，豈不壞了我的忠名？恩公可將此書投下一則救了朝廷，二來全了岳飛的名節。」倪完道：「小官久已看破世情，若是帥爺安然出獄便罷，倘有什麼三長兩短，小官也不戀這一點微俸，帶了家眷回鄉去。」

做個安逸人。小官家離朱仙鎮不遠，順便將這封書送去便了。」兩個人一面吃酒，一面說話。

忽見禁子走來，輕輕的向倪完耳邊說了幾句；倪完喫了一驚，不覺耳紅面赤。岳爺道：「爲着何事，這等驚慌？」倪完料瞞不過，只得跪下稟道：「有聖旨下了！」岳爺道：「敢是要去我了？」倪完道：「果有此旨意！只是小官等怎敢！」岳爺道：「這是朝廷之命，怎敢有違！但是岳雲，張憲猶恐有變，你可去叫他兩個出來，我自自有處。」倪完卽喚心腹人去報知王能，李直，一面請到岳雲，張憲。岳爺道：「朝廷旨意下來，未知吉凶。可一同綁了，好去接旨。」岳雲道：「恐怕朝廷要去我們父子了，怎麼綁了去？」岳爺道：「犯官接旨，自然要綁了去。」岳爺就親自動手，將二人綁了。然後自己也叫禁子綁了。問道：「在那裏接旨？」倪完道：「在風波亭上。」岳爺道：「罷了！罷了！不想我二人，今日死於這個地方！」岳雲，張憲道：「我們血戰功勞，反要去我們，我們何不打出去？」岳

爺喝道：『胡說！自古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視死如歸，何足懼哉！』就大踏步走到風波亭上。兩邊禁子不由分說，拿起麻繩來，將岳爺三人勒死於亭上。時岳爺年三十九歲；公子岳雲二十三歲。

當時倪完痛哭了一場。適值王能，李直得知此事，暗暗買了三口棺木，抬放牆外。獄卒，禁子，俱是一路的，將三人的尸首，從牆上弔出，連夜入棺盛殮，寫了記號，悄悄的抬出了城，到西湖邊，爬開了螺螄壳，將棺埋在裏面。那倪完也不等到天明，當夜收拾行囊，挨出城門而去。

万俟卨見那岳爺三人已死，同了羅汝楫連夜來到相府，見秦檜復命。秦檜不勝之喜，又問道：『他臨死，可曾說些甚麼？』二賊道：『他臨死，沒說甚麼。但斬草留根，來春又發。太師爺何不假傳一道聖旨，着人前往湯陰，捉拿岳飛的家屬來京，一網打盡，豈不了事！』秦檜點頭稱是，道：『就煩二位出去，吩咐馮忠，馮孝，起身速往相州，捉拿岳飛的家眷，一個不許放走。』二賊領命出府。

★ ★ ★ ★ ★

這一天，是正月十五，岳夫人與媳婦女兒閒話，張保的妻子洪氏，也在傍邊，夫人道：『自從孩兒往臨安去後，已經一月有餘，連張總兵探聽，至今並無消息。使我日夜不安，心神恍惚。』銀瓶小姐道：『我也覺心裏不安。不知父親和哥哥情形如何。』岳夫人聞言歎息。畢竟岳夫人如何得到岳爺遇害的消息，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0674B



小學生文
庫第一集
第三八〇
册

~~1663780~~